通志堂經解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六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鄭氏曰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肫肫讀如諄爾惇惇懇誠貌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

河南程氏曰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藍田呂氏曰唯天下至聖一章論天德唯聖人可以配之唯天下至誠一章論道唯聖人爲能知之大經天理也所謂庸也大本天心也所謂中也育天用也謂化也反而求之理之所固有而不可易者是爲庸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是已謂其所固有之義廣充於天下則經綸至矣理之所

自出而不可易者是爲中亦子之心是已尊其所自出而不喪則其立至矣理之所不得已者是爲化氣機開闔是已窮理盡性同其所不得已之機則知之至矣知者與聞一以知十窮神知化樂天知命之知同所謂與天地參者也至誠而至乎此則天道備矣天德全矣夫天之所以無不覆者不越不倚於物而已有倚於物則其覆物也有數矣由不倚然後渾然至於純全故曰肫肫其仁肫肫純全之義也至於純全則深幽而難測故曰淵淵其淵純全而深幽其體大矣不至于天則不已故曰浩浩其天浩浩如江海之浸上下與天地同流者非至誠而達天德孰能知之　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所謂經者百世不易之常道大經者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正經之道必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然後親親之經正

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然後長長之經正必如國君臣諸父兄弟大夫降其兄弟之服然後貴貴之經正必如堯饗舜迭爲賓主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然後尊賢之經正

建安游氏曰自唯天下至聖以下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温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知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爲仁或執以爲義或敬以爲禮或別以爲知唯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則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内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說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說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旨可名爲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汩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

大本者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延平楊氏曰大經天理也惇典斁教所以經綸之也大本中也建其有極所以立之也化育和也窮神而後知之也三者皆天也故惟天下之至誠能之非私知所能與也故曰夫焉有所倚有倚則人欲之私而已非誠也肫肫純全也淵淵靜深也浩浩廣大也惟肫肫故能合天下之公惟淵淵故能通天下之志惟浩浩故能與天地同流其淵非特如淵而已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道之至也非夫達天德者其孰能知其至乎

德者其孰能知之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何也以人言之則與天地相似而已故如天如淵以至聖言之誠者天之道誠即天也故其天其淵以至誠言之此其異也

河東侯氏曰天下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經常也可久而不亂可久而能通非誠以經綸之不可也經如經緯之經綸如絲綸之綸易曰彌綸天下之道是也大本中也物物皆有中天下之大本言中之大而盡天下之中者也立非建立之立如天地設位易立乎其中與立不易方之立同立天下之大本則又見誠之大也知天地之化育知與乾知大始之知同天地之化育天地爲之爾知其化育者誠也天下之大經庸之大者也誠則經綸之天下之大本中之大者也誠則立乎其中天地之化育天地之極功也誠則知其事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

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焉有所倚中也肫肫其仁仁也淵淵其淵無窮也浩浩其天廣大也如是之誠若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之人孰能知之言能盡其理也由是觀之中庸之道至於誠斯至矣大矣無以加矣中庸言誠處不一或因鬼神或因政事或自脩身以言之或自內及外以言之或言天地之道或言人之道或自誠而明或自明而誠或言禎祥或言妖孽或曰自誠或曰自道或曰誠己或曰誠物或曰不貳或曰不已或曰如神或曰無息雖然不同皆合內外之道也然而理不可低看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主鬼神而言之也鬼神造化之跡也造化之顯微可窮而不可詰如四時之代謝萬物之死生皆其跡也易曰原始要終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也如政也者蒲盧也體誠而爲政者也不誠未有

能化者也爲政之誠脩身爲本脩身之本自明善始故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自誠而明生知者也天之爲天亦曰誠而已故曰天之道自明而誠反之者也人之爲人脩道而已故曰人之道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固明矣明而未至誠非明也盡其性則盡人之性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者言人能體夫誠而至於天德則與天地參猶非天地也德與天地並故也致曲亦能有誠習而至於誠化不知爲而爲之矣禎祥妖孽應各不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誠如神非得已也天地至誠故能成功聖人至誠故能踐形成功踐形自成也自道也自誠自道成已成物非二也一也此皆體夫誠者也不息不貳不已言其誠之專也

此誠之功用也若止言誠則無息而已無息非言誠也形容誠之體段情性耳故又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如斯而已學者至此全無着力處非自得之不能知也此言形而上者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唯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固猶實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爲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姿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知之事也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爲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　又曰堂

堂然流出來焉有所倚

涑水司馬氏曰此以後復論孔子有至誠之德人莫能知亦莫能掩經猶綱也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贊易道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綱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

馬氏曰大本者性之始所謂中德也大經者性之成所謂庸德也唯至誠無息則於大本有以立之於大經則有以經綸之極中庸之效有以知天地之化育然後能贊之也夫焉有所倚者言其不蔽於一曲也肫肫其仁盡人道也淵淵其淵盡地道也浩浩其天盡天道也

山陰陸氏曰知天地之化育贊外也知內也上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言所以成內此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言所以成外成內而致外之人也成外而致內之天也然則浩浩其天豈直參之而已

長樂陳氏曰經常也大經大常所謂庸也大本所謂中也天地化育所謂和也方言至誠先庸後中和蓋惟至誠為能體常能體常則中立而和達也夫是三者皆誠以為之而不倚乎一偏則無所不備也故肫肫然其仁之純全也淵淵然其淵之幽深也浩浩然其天之廣大也而三才之道非果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此於至聖言如天如淵於至誠言其天其淵如則有二其則一而已

莆陽鄭氏曰心無偏倚名曰中此性之中也發而中節名曰和此事之中也凡事失中未有不乖者唯中則和心有偏倚則先有主矣豈能虛應不虛應則不中節何故水隨器而有形心隨事而有中有主則必固矣豈能隨事而得中哉中和雖異名寂感雖殊勢其為中則一也是道也乃

感應之根故曰大本乃萬事之常故曰大經唯聖人則能經綸以建是中天貴中氣人貴中德五行以土爲主五聲以宮爲君五味以甘爲和九疇以皇極爲宗天下萬物以中爲歸會此千萬世所常行者故曰大經反此則爲偏頗怪僻之行

晏氏曰天下大經者理之常天下大本者性之中天地化育者命之正能窮理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能盡性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能至於命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唯天下至誠則能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其於三者之道全之盡之矣又豈倚於一偏乎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者純之至復性之初純而不雜故曰肫肫其仁淵淵者深之至左右逢原若泉始達故曰淵淵其淵浩浩者大之至浩然之氣塞乎天地故曰浩浩其天前言贊天地之化育此言知天地之化育蓋贊者輔相以道知者默契於心唯心爲能會道既能知之必能贊之相爲表裏而已前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今言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蓋如天如淵者與易言與天地相似同意其天其淵者與易言與天地準同意

高要譚氏曰所謂天下至誠者積夫形著明動變化之效而極乎博厚高明悠久之道者也是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其倫則三綱其用則九法天下萬世之所行此所謂大經也經綸猶條理大經以爲民紀使有條而不紊也是以能立天下之大本至中而不倚至正而不偏天下萬理之所自出此所謂大本也立者建極之謂建立大本以爲民極使不至於墮廢也是以能知天地之化育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天地功用者有不能自已此所謂化育也知者明其所以然也明化育之所以然蓋裁成輔相之

道得參乎其間故也此三者皆聖人所以立人之道而成位乎天地之間者其在我則廣大而無私其於物則曲成而不遺尚安有所偏倚哉夫唯無所偏倚則仁之體於是乎可見故曰肫肫其仁肫肫者純全敦厚之稱也仁體最難形容止言其大則不見其本心之微止言其微則不見其全體之大故孟子嘗解之曰仁者人也此以肫肫言仁蓋明其有純全敦厚之體而本心之微全體之大皆可具見孟子之言蓋本於此也聖人所以與天地並者仁也仁之體既肫肫然純全而敦厚則夫所謂淵淵浩浩如者皆仁之蓄養成就至於如此也仁之所蓄者極深故曰淵淵其淵言不可度也淵淵浩浩形容之意亦止是耳而其不可測不可度之處亦終不得而言也夫所謂淵淵浩浩者大而化之

之事進乎不可知之神者也唯聖人則行允塞覩入德之域然後能知其所至苟不實聰明聖知而達於天德者則於淵淵浩浩之事未免乎揣度也安能深知其所以然哉

永康陳氏曰子思論夫子至聖之用運而無私要必有藏乎其中者故又言天下之至誠而論其實然不易之理天下之大經自有常序便是經綸天下大經各正其序則大本渾然藏乎其中便是立大本渾然藏乎其中則化育分明在我便是知大經自正化育自行大本運動闔闢渾然而不與之俱往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淵淵浩浩不已之實也其仁其淵其天從而名之也肫肫厚也而有純一之意淵淵深也而有清明之意浩浩廣大也而有運用不已之意此天德也非固其聰明聖知安得到此地位聰明聖知如上所謂也固退藏於密也惟其運用不已故密不用

則昭然矣達如中心達於面目之達達乎此則知乎此矣

莆陽林氏曰夫焉有所倚者言聖人之道中立而無所偏倚如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也肫肫者渾厚無間斷之貌仁即是生生不窮之意堯舜極到處只是一箇仁字盡得如天如淵猶未足發揮聖人尚有比擬於其間其淵其天直是得聖人極到處苟不斷然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至誠之說也

晉陵錢氏曰唯天下至誠爲能有德至於聖唯誠爲能大經若九經大本若脩身以道也又知天地之化育自吾身爲之此君子之誠所爲異於人唯其所存者大不倚一偏耳是謂至誠爲能即之則肫肫焉其仁測之則淵淵然其淵窮之則浩浩然其天固猶自然也達猶至也唯聖人與天同德乃能知之非常情所識也自聖而歸之誠自誠而歸之天德此一節謂夫子之聖同於天德

金華邵氏曰天下至聖其極至於配天若夫天下至誠又不止是天下之大經待之而經綸則顯攝運用之也天下之大本待之而立大本人之性也立則不使之失其固有也天地之化育待之而知化育造化萬物者也知則明其消息之理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兼三者而備之則所以經綸所以立所以知皆其運量間爾其者指誠而言仁與天淵皆其所自有之物非如天如淵比也君子欲知此理惟固聰明聖知而德與天爲一者能之固如易成性存存之義

新定邵氏曰上章言天下至聖此章言天下至誠明至誠所以爲至聖也誠者天之道謂之至誠則純乎天理無纖

毫人爲之僞者也故天下之大經唯至誠爲能經綸之天下之大本唯至誠爲能立之天地之化育唯至誠爲能知之何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疆理天下綱紀四方使尊卑小大各循其分內外遠近咸得其宜所謂立綱陳紀爲萬世法程是也何謂立天下之大本開明天理扶植民彝使人知有禮則生無信不立于以正萬化之原建無窮之基所謂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也何謂知天地之化育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可通原始反終而死生之說可明凡大道化生之機元氣發育之妙無不洞見於方寸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言大經大本而遂及於天地之化育明此道與天地貫通無間經綸大經植立大本非知化育者不能苟化育之妙未能深知則其所經綸其所植立欲無遺憾不可得也觀隆古帝王功用宏博與天地參後世雖號爲賢君設施淺陋終不足以望古則唯天下至誠之用其大如此嘗試論是誠之本體夫豈有所倚着然後能爾哉思而得者倚於思也至誠則不思而自得行而至者倚於行也至誠則不行而自至渾然寂然感而遂通驗之殼觫過堂下之時察之匍匐將入井之際一念惻然天機呈露唯見肫肫其仁耳肫肫懇至之貌也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莫測其際莫究其極唯見淵淵其淵耳淵淵靜深之貌也洞乎其虛曠乎其達其大無倫其廣無外唯見浩浩其天耳浩浩廣大之貌也向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如之一字猶待比擬今言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至誠之道即天即淵一體無二是誠也非謏聞寡見所能知抑非徇口耳憑臆度所能知必也聰明聖知達天德之祕乃能灼知其所以然耳故曰苟不固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猶實也天德即至誠也天地之化育即天德之所爲也上文兼言天地又並言天淵此獨言天德舉其大者言之也能達天德則能知至誠矣能知至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矣能知天地之化育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

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鄭氏曰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温而理猶簡而辨古而不而温也知風之自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知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亦孔之昭孔甚也昭明也省不疚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於己志也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於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大平合和無所爭也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不顯言顯也辟君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諸侯盡法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子我也懷歸也言我歸其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韜輕也倫猶比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

孔氏曰衣錦尚絅衛風碩人之篇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爲其文之大著尚以禪穀爲衣以覆錦衣也案詩本文衣錦褧衣此斷截詩文也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小雅正月刺幽王之詩喻賢人君子身雖隱而其德昭著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視女在廟室尚不愧於屋漏之神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商頌烈祖美成湯之詩本文云奏假無言無有諠譁之言也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大雅皇矣美文王之詩德輶如毛大雅烝民美宣王之詩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大雅文王之詩載生也言天之生物寂然無象而物自生也

河南程氏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又曰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伊川　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又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伊川　又曰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又曰一道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明道　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

篤恭而天下平矣 伊川 又曰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明道 又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彝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子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多少言語 伊川

又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共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乍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伊川

橫渠張氏曰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篇終言得成反本自內省至於又動而敬不言而信自不動不言至於不大聲以色自不大聲色至於無聲無臭聲臭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成一於天可知闇然而日章中有本也的然而日亡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也故君子貴乎反本君子之道深厚悠遠而有本故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本我心之所固有也習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非失之也不自知其在我爾故君子之學將以求其本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得比不可得而致力焉唯循本以趨之是乃入德之要推末流之大小則至於本原之淺深其知遠之近欤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欤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欤凡得之本不越是矣知此則入德其幾矣 一

本云自此至篇終凡七引詩皆言得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所謂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必由是入也推衣錦尚絅之心則所以爲己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矣闇然日章爲己而中有本者也的然日亡爲人而無實以繼之者也故君子之道深厚悠遠而有本所以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此入德之漸也君子之學視所至而得其所起循其末而見其所本即其著而明其至微故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入德之門也舜爲法於天下我未免爲鄉人欲求爲舜則不越孝弟而已又求其所以行之則徐行後長者固足謂之弟矣其知遠之近歟墨子兼愛楊子爲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之末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爲清柳下惠之不屑去以爲和其風之末不免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端不可不慎也故曰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鬼神之爲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其知微之顯歟三者皆出乎心術而已本心我之所固有者也小人習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其在我者爾君子之學求其本心者也本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比不可得而致力焉唯循本以趨之是乃入德之要也推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之說蓋所以養其衣錦尚絅之意而已衣錦尚絅爲己者也爲己者吾心誠然乎此而已豈繫人之見與不見乎唯内省不疚無惡於吾志斯可矣相在爾室不愧于屋漏者非特無惡於吾志又將達乎神明而無慊者也達乎神明而無慊則其德有乎矣此所以不動而民敬不言而民信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者則德之有乎非特使民敬信於我而我之德可使民勸而民威

蓋德之乎者養人於義理之中知善爲可慕而遷之知不
善爲可恥而遠之豈特賞之怒之而後然哉不顯惟德百
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
不怒而威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內外
之道則爲德非特成己將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欲親
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予
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者又明德之化民不在乎聲音笑貌
之間莫非至誠乎達而已德輶如毛者言人之所以不爲
德者以德爲重而難舉也如童而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
兄此不肖之夫婦之所能行其輕而易舉也如此而已何
憚不爲哉雖然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至
乎誠則與天爲一所謂德者乃理之所必然如春生夏長
日往月來之比無意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得而名者

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上天之
事可知矣中庸之書其始也言天命之謂性其卒也言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此道出於天不及於天則爲
未至如乾之德曰大哉坤之德曰至哉至者至乾之大而
後已也其篇之中言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
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及言天下至聖則曰見而民莫不
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及其終則曰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又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動
也言也行也世以爲法度之間也莫不敬莫不
信莫不說則忘乎法度而猶有言動之迹存焉至乎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乎於人而忘乎
言動矣然猶有德之聲色存焉至于不大聲色然後可以
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於天此中庸之終也

建安游氏曰自此以下皆言中庸之道以至誠爲至也君子用心於内故闇然而日章作德而休也小人用心於外故的然而日亡作僞而拙也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不厭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文其心順其氣平其容婉其色愉薰然慈仁此温也然行而宜之故理淡而不厭天德也簡而文地德也温而理人德也若是爲成德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入德之途也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間可不謂顯乎孚知所以入德則成德其庶幾乎正心之道誠意而已故繼言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所不見乎言慎獨不息則久久則天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天則神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言不怒之威嚴於鈇鉞也德至於神則甚顯而明親譽息矣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豈徒見於聲音顏色之間哉蓋明德化民之本也聲音顏色之於化民末也故君子務本而已所謂德者非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既已有所舉矣則必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對也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爲從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離人而立於獨矣是天命之性也故曰中庸於是終焉

延平楊氏曰君子之道充諸內而已故闇然而日章小人驚於外不孚其實故的然而日亡此衣錦所以尚絅而惡其文之著也淡疑於可厭簡疑於不文温疑於不理淡簡温所謂闇然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則闇然而章矣此充養尚絅之至也知遠之近天下本諸身也知風之自由必擇中也知微之顯必慎其獨也世之流風皆有所自清之隘和之不恭知其自此則君子不由也夫如是乃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則微而顯可知矣夫道不可須臾離也惟慎獨爲能終之故曰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蓋言慎獨也動而天下道之言而天下則之形於言動而天下從之也大而化之則言動不形而人敬信望之恍惚前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而其卒也至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國非政刑所及也記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合乎神天亦唯誠而已君子之慎其獨不欺於屋漏則其誠至矣誠於此動於彼蓋天之道也是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所懷者明德而已德者得於心之所同然者也雖夫婦之愚與有焉其輶如毛舉之易勝也而人莫能舉之者無誠心而已德輶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有而不化非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爲至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要也大經庸也大本中也天地之化育和也三者皆天也豈人之私知所能與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循而達之於天下脩道之教也夫道不可須臾離也以其無適而非道也故於不聞不睹必恐懼戒愼焉所以愼其獨也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其充此

之謂乎夫如是誠之至也故合乎神天而卒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茲其所以爲至也　又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荊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唯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荊公之學本不知此

河東侯氏曰古之學者爲己率吾性以達天理自可欲之善至於不可知之神非由外鑠我也如身日長而不自覺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也故闇然而日章小人之學爲人蹇淺虛浮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如火銷膏而不自知焉如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故的然而日亡衣錦尚絅絅衣之表也必表而出之是也衣錦而尚絅所以惡其文之著也文非本故也君子之道也淡而不厭淡無味可悅其理易直故不厭簡非繁華質而有理故曰文温非險詖之邪純而和粹故曰理知遠之近知本諸身也知風之自知過不及也知微之顯知脩省也如此則入德之自也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厭聞四馳舜自側微而登庸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也亦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之道也內省不疚不欺天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惡於志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人之所不見者屋漏也君子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不愧屋漏也不愧屋漏與愼獨不同愼獨學者之事不愧屋漏近於誠而未至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誠矣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

威於鈇鉞正己而物正成己而物成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惡知乎所謂聲色者然哉故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至輕也毛至微也猶有輕重毛髮之倫可擬可象者存焉是猶化民而不大聲色者也若夫上天之載則無聲無臭莫可得而擬議非無物也所謂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大而不可載小而不可破無物不該焉故也中庸之書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言其始也本之殊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言其始也本也至於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言其成也終也所謂物之終始也天之道人之事合內外之道故時

措之宜也君子之能事畢矣古所傳者中庸之書終也衣錦尚絅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自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有諸己而後方能入德充實輝光而後至於不可知之神神則誠而無肫肫淵淵浩浩其仁其淵其天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無聲也無臭也猶無方也無體也云爾子思之書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無窮非玩味力索莫能得之知之者其唯文王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斯而已知之者其唯文王乎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三章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

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温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内也微之顯有諸内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言慎獨之事承上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慎獨之事也引詩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慎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并言其效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不顯惟德不顯

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引詩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慎獨之事推而

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慎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慎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　又曰諸說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以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為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為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

人敬信之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乎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大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而取證又皆大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疏闊唯以此章爲再敘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　又曰知風之自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厥對着

兼山郭氏曰大凡欲人之敬敬先於動可也欲人之信信先於言可也不如是雖家至户曉訓告命令靡所不至民不違而去之者鮮矣是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人知之亦爲之人不知亦爲之天之大反之於一心萬物之衆反之於一身既而無我也無物也意必固我一物不存焉故能篤恭而天下平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以聲色之爲末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之謂也且天之生物未嘗與物私而風雨之所霑霄寒暑之所成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化未嘗一物遺者何哉以其大且一也反求其大廓然無外物與

無極宜若不與物交而造化之功品物咸遂若有期會相
應亘古今而不窮然後可知上天之載與夫中庸之所以
爲中庸也

江陵項氏曰此一章自其用功於隱至發見於費者而總
言之其末復歸於隱正與本篇自天命之謂性至苟不固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相對蓋以一章具一篇
之義也　又曰淡而不厭無味而味自長也簡而文無文
而文自著也温而理不蕭而成不嚴而治也　又曰知遠
之近言乎天下之本也知風之自言動之機也知微之顯
言潛雖伏矣之事也即以上四章之意反覆言之耳

高要譚氏曰中庸之書始以慎獨終以慎獨始以慎獨者
欲立其本以應事於外終以慎獨者極其大歸而合理於
天則淵淵浩浩之體可以心識不可以說盡也夫文者美

在外也惡文之著惡其飾外而忘本失實也君子之道闇然
而日章務本務實故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也小人之道
的然而日亡無實無本故外雖飾僞而良心內喪也君子
所尚皆本也故淡而不厭則眞實而可久也簡而文則存
諸中者有要而發於外者自然成理也温而理則和順積
中而施爲皆當也此其所以闇然自晦而愈不可揜也小
人反是此其所以的然自表而愈無所據也復本之要在
乎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所謂遠者萬理之散在
天下是也所謂近者本心之在我是也知天下萬理皆總
會乎吾之本心此即知遠之近也所謂風者施化於外是
也所謂自者本心所存人不得見唯我自知
即知風之自也所謂微者本心所存人不得見唯我自知
是也所謂顯者幾微發露無隱不見人皆知之是也知內

之所存終心發露不可得而揜此即知微之顯也知此三者之理然後能見本心故處而於德之奧有所從入故曰可與入德矣三知者復本之要也唯君子知此三者之理所以嘗用力於人所不見之處故知隱伏之孔昭夫然後能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在人所本見之處尤切兢也知屋漏之不可有愧夫然後能篤誠於言動未發之前而使人敬信於言動未形之始也知至靜無言可使不爭夫然後能淵默存誠無物無我使善者見之樂不善者見之愧而不必賞之勸刑之威也知不顯之為德百辟自然儀刑夫然後能篤恭於內對越在天純一不雜使天下化之皆知反身自求各止其分而無不平也凡是數者皆由三知以入德者也於是又推其精微至於不大聲色知聲色之為末則知本心所存之微雖聲色之不大未足為喻也於是又

益推其精微至於德之易舉其輕如毛如毛雖細微尚有倫理之可見則知本心之所存微而又微雖毛之細亦未足以為喻也於是又從而更推精微之極至於無聲無臭蓋無聲可聞無臭可知天之事也本心所存其微至此則與天為一不可以有加矣

三衢周氏曰自此以下凡八引詩或疑其無序不知所以證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誠者誠之者其說甚明第學者未深考爾苟明其序則一篇之意燦然矣衣錦尚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脩身之證也君子之學為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故衣錦尚絅惡其文之昭著然誠之所發終不可掩所以闇然而日章小人之學為人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惟恐人之不知故心勞日拙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所以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此闇然日章

之道其德參乎天地者也雖簡而有文以言其居之以敬雖温而能理以言其中和之德足以立天地育萬物是三者若遠而近若風有自若微而顯知其遠者必自邇斯能極於博厚知家人之象風自火出斯能極於明誠知莫顯乎微之不可揜斯能極於高明夫是之謂可與入德必言知者其要在於致知而不至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至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自近自内自微之諭也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志無所惡則内省吾心無所慊愧矣此君子謹獨之學用力於人所不見之地非人所能及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齊家之證也屋漏者室之西北隅既祭猶敬心無愧於幽明則閨室無所欺矣故其處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不動而人莫不敬不言而人莫不信其誠之至乎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治國之道莫大乎賞罰固足以示勸懲矣至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在宗廟之中自生肅敬之心此誠之所格非賞罰之所及也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乎天下之證也乎天下者豈以力服人哉不顯惟德百辟自然儀刑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不顯者闇然日章之道其舜之恭己無爲文王之不識不知者乎是故篤恭而天下平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特言誠也誠之爲德以己昭昭使人昭昭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德輶如毛仲山甫舉之固爲明哲君子然猶有倫之可見未足以爲至此證誠之也惟天運於上於穆不已無聲臭可聽聞如文王之純亦不已然後爲至此證誠者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故内省察而

不疚焉以其不疚故無惡於志言心之未始有惡也
爲善於顯明之中者易爲善於幽隱之中者難故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經曰戒愼其所不睹與
此同意動而敬言而信賞而勸怒而威末矣唯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不賞而勸怒而威然後爲至怒必以鈇鉞爲
言者先王之所以飾怒是也篤恭謂篤厚於恭也不大聲
以色言化民以德也無聲無臭言化民以道也聲之化民
則聞而化色之化民則見而化聲色非不可以化民也特
非化民之本爾
長樂陳氏曰上言至誠如是其至簡復何言哉世之人所
以每每不誠者非不知中庸之本乎誠也亦非不知誠之
可以有爲也第從事於外也速而致力於內也寡故誠不
至而德不誠中庸之書終言成效亦足矣而此所以言恐

人之不知所以爲誠也故據詩委曲以諭之然自衣錦尚
絅至終篇大抵不過欲人致力於內而不必從事於外也
惟惡其文之著故曰闇然而日章與的然日亡異矣淡而
不至乎厭簡而能文溫而能理及夫三知入德雖伏而昭
內省不疚屋漏不愧皆欲致力於內而已夫不必動而敬
不必言而信不必賞而勸不必怒而威豈必從事於外哉
篤恭而天下自平耳鳴呼聲色不可以化民而從事於外
者果何爲哉德輶如毛毋美矣而毛猶有倫不若無聲無
臭之爲至也然則爲中庸者致力於內而已
山陰陸氏曰簡疑於不文溫疑於不理簡而文溫而理至
矣知遠之近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知風之自所謂關
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知微之顯所謂莫顯乎微是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知所謂遠者在此戒愼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所謂顯者在此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知所謂風之自者在此夫如是可與入德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言雖心之所之不萌惡也與形而後絕之異矣

范陽張氏曰子思中庸大抵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爲入德之階故言之重辭之複何止三致意乎縱橫反覆無非此理而已既言闇然日章之理矣言內省不疚之理矣今又言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故舉詩不愧屋漏以證之　又曰或見而敬或不見而章或言而民莫不信或言而世爲天下則或不言而信或動而世爲天下道或不動而變或行而民莫不說或無爲而成或不賞而勸或不怒而威卷舒闔闢縱橫上下無不可者則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不大聲以色者是其意專於德而不俟形於動言賞罰聲色之間而天下自化也孰爲德乎即戒慎恐懼不睹不聞是也養之既久功深力到舉意即成未萌即應所以不動不言不賞不怒而敬且信勸且威也其效如此天下必以爲難到也聖人乃曰德輶如毛其意謂誰不能舉之乎其要止在戒慎恐懼此亦人之所易爲也毛猶有倫是德猶有形象也自德而上即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也此豈有形象哉此天命之性也學不到此奚足爲中庸

莆陽鄭氏曰天行遠者必自邇察乎天地其造端必出於夫婦行乎天下其所推不出於閨門本立而後道生若舍近而務遠則無本矣故曰知遠之近天下風俗皆有所自黃老之說自於竇太后曹相國方士神仙自於秦皇漢武清談自於王何浮屠自於漢明帝楚王英邪說一勝千載

頹風孟子距楊墨韓退之斥佛老恐其爲千載風俗害也故曰知風之自人皆知微之微不知微之顯夫所謂微之顯何也日用之道也道雖精微而百姓之所日用而不知孟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行焉不知習焉不察君子下學上達不敢忽其日用顯顯者故曰知微之顯

海陵顧氏曰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者君子内自省察無所疚病又無過惡於其志是蓋能知顯微本者也相在爾室者視爾室中助祭之人皆怠慢無肅敬之心尚不愧於屋漏之神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者聲色之事以德校之乃化民之末也化民當以德爲本毛尚有倫以其有形體德固無形而易舉也上天以生成爲事無聞其聲音無知其氣臭窈然無象天下之物自然生成

涑水司馬氏曰苟内省不疚雖謗議沸騰刑禍交至亦非其所惡也

莆陽林氏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奏大樂而無聲講之者是爲出太平氣象正屬四方無侮無拂之時是時也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也此唯堯舜成康可以當此不顯言其甚顯也人君有甚顯之德則左右公卿之人皆儀刑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蓋自我一人正心誠意則左右近習可化則朝廷之上可化則都鄙之間可化豈不謂之篤恭而天下平乎

晉陵錢氏曰此七節言君子之德不著於外極於天下之無聲臭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然顯然也温而理温猶和也理猶治也遠之近風之自自外而知之微之顯自内而知之無惡於志志猶記也雖有

人志之君子所不惡言屋漏則通於天所當愧也不大聲以色言大舜文王之明德所以廣大其聲譽者不以顏色故夫子云聲與色皆末也

晏氏曰淡者所以合乎天不厭者所以通乎人淡而不厭則天人兼備矣簡者居其實而略文者撫其華而詳簡而文則華實相副矣温者以仁存心理者以義制事温而理則仁義並行矣盡此三道者全德之人也入德蓋由君子之道而入聖人之德也自敬者不敢慢於人故雖不動而人皆敬之況於有動乎自信者不敢詐於人故雖不言而人皆信之況於有言乎上文言内省不疚而繼之以此蓋欲其以自敬自信爲克爾說者謂篤恭者厚於恭而無所薄之謂也此說非矣是不知經者之談表記不云乎君子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則篤也恭也分而爲二矣蓋篤以篤實在内言其德也恭以恭遜在外言其行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天下所以平歟

建安眞氏曰引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明雖潛深隱伏之地而其昭著章灼有不可掩者故君子内省而不疚無愧於心苟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也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謂於處室之時當無媿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默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蔡氏曰衣錦尚絅至可與入德矣言戒謹恐懼之事潛雖伏矣至人之所不見乎言謹獨之事相在爾室不言而信言家齊之事奏假無言至威於鈇鉞言國治之事不顯惟

德至天下平言天下平之事故於家則不言民於國則稱民至篤恭而天下平則直言天下矣予懷明德至無聲無臭至矣言君子道德精至人道之極致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外必由乎內也知微之顯內必著乎外也言能知夫內外輕重之至則可許以入德之事矣

錢塘于氏曰入德之門知遠之近必由此以之彼知風之自必由內以達外知微之顯必知天下之顯本乎微能知近而知自則是知微也近而遠自而風則是微之顯也故知微之顯一句異於遠之近風之自也知微之顯非慎獨之學不能造也

延平周氏曰以聲色而方於德則德為本以德而方於道則道為妙蓋毛譬則德也上天譬則道也毛雖微然未免乎有體有體故有倫唯上天之造始則不唯無體而又且無聲無臭也

新定邵氏曰君子之道謙沖務實不求人之我知也而芳芳外達人自知之故在己雖闇然自晦而其道日彰而不可揜小人之道誇詡衒耀唯恐人之不我知也而行潦無本涸可立待故在己雖的然自彰而其道日亡而不可久孟子聲聞過情一章即所以推明此意正月之詩所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即淵魚喻謂魚潛于淵宜若人所不見矣而終不免於網罟之患則以其實有此魚終不能逃人之知也君子而審乎此則反觀內省實無一毫之疚病可也一毫隱於方寸人之視之如見其肺肝亦猶此魚雖伏而甚昭也豈不凜乎可懼哉　君子德化所感不賞而民自勸於為善不怒而民自威於鈇鉞蓋人心均有此天理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何待

無聲無臭也

賞而後勸乎訟而有愧者望賢者室廬而遽返身爲不義者不畏其罪而畏賢者之知何待怒而後威乎夫其隨觸而感與夫鄉閭所敬者其所興起其所愧惕猶且若此而況君國子民者躬率表倡於其上則其感化之效又當若何耶　載字訓詁不同文王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詩者曰載事也釋中庸者音栽謂天之造生萬物也以愚觀之俱所未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表記第三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藍田呂氏曰禮記名篇亦多取篇中字爲目如檀弓玉藻緇衣之類此篇論仁爲多而篇中有云仁者天下之表恐取此義以名篇

嚴陵方氏曰表者裏之外也故凡欲自明於外而期物之取正者皆謂之表經言表微傳言表道皆以是而已孔子體道而不行乎世然無以自明而莫之取正焉於是立言以表之則門弟子不可以不記也故名其篇曰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鄭氏曰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也厲

謂嚴顏色

孔氏曰於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　皇氏曰此篇稱子言之凡八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潰則不告一章大指言敬而已歸乎者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知道之不行將歸老於魯之言如在陳則曰歸與歸與者也隱而顯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者也不矜而莊者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者也不厲而威者德威惟畏者也不言而信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也聖人之於天下豈恝然無心哉博施濟衆雖堯舜不能無病況孔子不得其時者乎故其始也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及其終也知天意所在而廢興有命乃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然後浩然有歸志矣蓋聖人之德要其歸也天而已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不識不知尚何矜厲之有哉故曰天何言哉又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其是之謂乎

馬氏曰隱者其迹顯者其名其迹隱於幽其名聞於人以其德蘊於中輝光發於外夫唯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矜所以自飾而欲人之敬厲所以自嚴而欲人之畏言所以自宣而欲人之信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則至德默喻於心也不矜不厲不言所謂隱也莊威信所謂顯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隱而顯隱則神也顯則明也既隱而顯則復推其始之所以隱而顯者在乎不矜而自莊不厲而

自威不言而自信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蓋既神而明則復推其始之所以神而明者在乎默而成之而不言而信與此同意

延平黃氏曰不矜而莊人之道也不言而信天之道也不厲而威神之道也

講義曰孔子歷聘天下而無一用故至是而有歸乎之歎孰知夫不用之用其為用尤大也身不容於一時而道可傳於萬世賞罰之柄不及一施設而春秋之筆削凜凜乎為千載之懲勸是所謂隱也而有至顯者存所謂不矜不厲也而有莊且威者寓不言也而有所謂莫不信者在夫子至是而歸於魯雖不用無憾矣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云敬忌而罔有擇言在

躬

鄭氏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王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孔氏曰此一經廣明君子之德甫刑呂刑也今尚書躬作身字

藍田呂氏曰修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而已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則反是者也所謂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主於足故言足也色者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言辭是也修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憚也言敬則足信也

長樂陳氏曰孔子先言其所難勉者所以盡道又繼之以其所易爲者所以盡教則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凡此所以盡教而已

嚴陵方氏曰三者得失皆由於動夫靜所以處已動所以接人故每以不失於人爲言焉此止引擇言以證之者以駟不及舌人之失尤在於言故也

清江劉氏曰足者足恭也色者令色也口巧言也此仲尼所與左丘明同其恥之三事也故下自解之曰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信則不巧矣憚則不令矣畏則不足矣注乃云足容色容口容非也

馬氏曰見其有所可行而不慮其所可止則失足於人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也見其所可語而不慮其所可默則失口於人也行止視所可不失足於人喜怒視所可不失色於人語默視所可不失口於人蓋進以禮退以義此不失足於人也端冕則有敬色衰絰則有哀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此不失色於人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此不失口於人也不矜而莊不言而信不厲而威此言其大也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此言其應物也與夫中庸所謂言而世爲天下法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其意同也此三者雖不同而其要在乎敬慎而已

子曰禓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鄭氏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禓爲敬或以龍衣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以禓爲敬受饗是

也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

孔氏曰以前經云貌足畏色足憚故此經云毋相瀆又明行敬不可樂倦也行禮之時禮不盛則露見褖衣禮盛則重襲上服是行禮初盛則襲衣禮不盛則褖衣是褖襲不相因也所以然者欲使人民無相褻瀆使禮相變革也案聘禮賓初行聘時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至聘訖受饔之時賓褖奉束帛加璧行饔聘為禮盛故襲饔為禮不盛故褖聘時有玉故云執玉也玉藻曰執玉龜襲故云之屬也案行饔執璧亦是玉於時褖衣者比聘時執玉為輕故也又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褖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與介亦褖襲不相因故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是也

藍田呂氏曰禮者節文而已節文不明慢瀆所由生也衣裘之間以襲褖為之節文故凡服裘者必有衣以褖之裘褻服也不可以敬事故有衣以覆之也不袒則謂之襲裘襲充美也袒謂之褖褖見美也謂裘之文飾也不文飾也不褖故犬羊之裘不襲也不相因者或以褖為敬或以襲為敬也禮盛者不文則以襲為敬如大裘不褖及尸襲聘禮賓襲執圭弔則襲是也禮不盛者尚文故以褖為敬如君在則褖無事則褖受饗之時賓褖奉束帛加璧是也極敬者誠意至也極辨者節文明也祭者竭吾誠意以求乎神猶恐未盡也故齊三日必見其所祭者立而詘進而愉退立如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如是則然後可以饗親荀至於樂則敬弛弛則忘之矣朝廷之禮所以別嫌明微正名分以尊君者也故有外朝內朝之政左右九棘面三槐左嘉石右肺石以別公卿大夫諸侯及羣士羣

吏之位以致民而詢焉及辨貴賤之等敘羣吏之治其儀也有不歷位而相言也不踰階而相揖也如此然後君臣之分明邦國之政行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而欲求治者未之有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故其效至於民德歸壹則禓襲革相因欲民之毋相瀆固其理也禓襲見曲禮及玉藻解

山陰陸氏曰一襲一禓非相因也若聘禮賓襲執玉至受饔賓禓奉束帛加璧是也相因謂若禓襲矣又禓襲也是之謂瀆朝可以辨君臣之義盡矣觀是也故曰觀之言勤也所謂不繼以倦

石林葉氏曰禮有以禓爲貴者文也文在外以顯諸仁禮有以襲爲貴者質也質在內以藏諸用文質所事各因其事民所以不相瀆也禮之體無不敬而極者在祭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非繼以樂也禮之用無不辨而極者在朝故曰中而退非繼以樂也禮之用無不辨而極者在朝臨川王氏曰表記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何以不同曰不繼以樂者樂之在身哀與樂半者樂之在親也

金華應氏曰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蓋報本始通肹饗莫重乎祭一毫不敬則曠而不接矣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正名分出政令者莫嚴於朝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矣其可以倦而懈於事乎不繼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敢以倦而懈於事乎不繼之者竭講義曰謂之極敬則敬之所施特盡於此而始終當一於敬毋或繼之以樂樂則志於忘敬而非敬之極故也謂之

極辨則辨之所施特盡於此而始終當一於辨毋或繼之以倦倦則志於忘辨而非辨之極故也

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鄭氏曰篤厚也揜猶困迫也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儳焉可輕賤之貌也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狎侮死焉而不畏怵於無敬心也

孔氏曰君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困迫也莊敬日強又廣明恭敬之事言恒能莊敬故德業日強安樂放恣則其情性日爲苟且也君子常行善道不以一日之間使其身儳焉可輕賤如小人不能終敬一日也言不得長久也朝廷之臣每日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故鄭知在邑竟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須擇日月也既明君子恒行恭敬又明小人唯好狎侮言小人遽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

橫渠張氏曰篤謂篤實篤實則自有光輝如何可揜與誠之不可揜其義同莊敬之事日欲勉強爲之安肆奉養之事日欲偷且偷言不以爲急也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強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德信則不怒而威狎侮雖死而不畏

藍田呂氏曰愼篤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愼其行則寡過況於禍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信而取禍者也篤其行則誠著何事於揜乎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則

何事於恥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恥者也莊敬者人所難持非勉強日進則身不能以自立安肆人所易縱唯苟且日忘則欲不能以自制蓋莊敬主於禮安肆主於欲偷之爲言苟且也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此之謂安肆日偷或以謂莊敬則日能自強安肆則日入偷惰然非君子之事義不可行由是二者故德義可尊進退可度不至於陵節犯分如不能容其身也儳讀如毋儳言之儳陵節犯分之謂也七日戒三日齋竭誠盡慎以事鬼神民猶以不見不聞爲可欺也事君盡禮擇日月以見君民猶有不敬其上者故君子之使民敬必先斯二者人之所以侮者以其不足畏也至於死猶不知者有所恃而無所忌猶狎於水而溺於水也狃於不足畏卒至於可畏可不慎乎

馬氏曰禍者起於微而生於人之所自忽故君子慎以避之篤者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則輝光發於外而人之不能揜也恭則不侮不侮於人則人不侮於己故恭以遠恥莊敬所以遠禍安肆所以自強而有進德之漸故莊敬日強則有自立之意安肆所以自弃而有敗度之漸故安肆日偷夫唯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故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事鬼神擇日月見君齊戒互文以見之也石林葉氏曰慎以避禍者仁也篤而不揜者信也恭以遠恥者禮也事鬼神則致敬於明者也故主言齊戒見君則致敬於幽者也故主言日月

嚴陵方氏曰莊敬日強者進於勤也安肆日偷者薄於怠也儳有競疾意君子之身常優游而不迫寬裕而有餘雖一日之間亦未嘗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也而況終身者

乎如不終日以其競疾而無樂於生之意故不終日也王藻言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以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人之於神不可瀆也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鬼神必言事而不可以言見君道至明臣之於君無適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雖然在朝之臣則皆見君矣而此乃言擇者先儒謂在邑竟是也書曰德盛不狎侮蓋德盛者有道之士也唯有道之士乃能尊主故狎侮之人雖死不畏也

延平周氏曰莊敬日強可以言君子安肆日偷亦言君子

者謂雖為君子果莊敬則日入於強或安肆則日入於偷

廬陵胡氏曰儳焉云者輕賤貌要之皆謂非禮也如不終日謂君子常惕言恐失禮不能終一日行之也狎侮人則民不敬雖懼之以死不畏則受死有甚於死矣

講義曰放辟邪恥無不為已者必陷於死凡以其不知所謂慎蓋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無不自己求之者君子所以辟禍不出於慎以戒懼而已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凡以其不知所謂篤蓋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君子所以不揜不出於篤以力行而已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貌輕則招辱凡以其不知所謂恭蓋動容貌則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君子所以遠恥不出於恭以不侮而已禮義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由禮義而自強者其色則

莊而無怠惰之容其心則敬而無怠惰之思由是而充之其志日强而足以有思其力日强而足以有爲以之終身蔑有不濟者故曰莊敬日强舍禮義而自弃者恬於燕適而不知安者之敗名樂於放縱而不知肆者之敗禮於道則苟且日偷而不進於事則苟且日偷而不治以之終身蔑有濟者故曰安肆日偷是以昔之言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行禮義也

金華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非以正行則其戒謹篤恭皆非有爲而爲之也豈區區於避禍患防譏恥乎記禮之言亦以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曰進於强宴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膚體懈弛故曰趨於偷儻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分離散亂遂至儻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內而斯須無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廣體胖泰然自適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贄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瀆之言褻也

孔氏曰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亡此明君子無相褻瀆言朝聘會聚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贄幣之禮以示己情引易蒙卦辭證無相褻瀆之義

藍田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摯如羔鴈雉鶩之類也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筮之道

貴於初筮而不敢再三至敬而不褻者也鬼神且將告之況於人乎賓主慎於交際不敢苟且亦敬人之道也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之謂乎

嚴陵方氏曰無辭不相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無禮不相見欲其有相見之文也有名以正之有文以章之則豈有相褻者乎禮重於辭而見親於接瀆有污意褻有近意則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懲謂創艾讎猶荅也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寬身之仁亦當言民

孔氏曰自此至無失一節總明仁義之事仁是行之盛極故爲天下之儀表義宜也制謂裁斷謂裁斷於事也引詩大雅抑之篇證相報之義引太甲以證君臣上下各以其事相報也

藍田呂氏曰此一章泛論仁義仁義者人性之所固有賢不肖之所同也然私欲勝之能勿喪者寡矣故聖人之教立仁以表之使天下知所向而於行得所勉立義以制之使天下知所取而於事得所處報者德怨往來人情所不能無使之交際且有勸懲則利用出入民咸用之矣故曰仁者天下之表義者天下之制報者天下之利天下有道所謂德怨之報者皆出天下之公而已有德於民者民欲報之以官有功於民者民欲報之以賞因民所欲官之賞

之所謂以德報德知所勸矣傷人者民欲報之以刑賊人者民欲報之以殺因民所欲刑之殺之所謂以怨報怨民知所懲矣若夫民之私德豈無相報哉唯不可使懷私恩者廢公議復私讎者亂國法而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則言與德無有不報也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上與下亦有相報也以德報怨雖過乎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為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君子欲蹈乎中庸則莫如孔子所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也以直報怨視如國人而已彼賢當進吾不敢以怨而蔽之彼罪當刑吾不敢避怨而宥之懷怨而重之是亦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

嚴陵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表微之表制猶聖人制行之制仁義之表制而繼之以利則報者禮也曲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為禮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矣故曰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矣故曰刑戮之民也

勸而衆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也

馬氏曰仁為天下之表而不傷乎愛者有義以裁之也義為天下之制而不傷乎制者有仁以為本也言仁義而繼之以報者天下之利何也蓋仁者義之本義者仁之節而禮者節於仁義也凡此者皆相因之理也以德報怨以怨報德此皆釋報者天下之利之意所謂報者非必報之以善隨其善惡之所在而有以報之也德有得於己則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怨有得於己而必報之以怨然

後民知有所懲蓋言有得失則必讎德有凶吉則必報民非后無能胥以寧視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是后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上下之報也君之於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於下民之德也出死斷忘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而能以寬自居故謂之寬身之仁也寬裕者仁之作而非仁之盡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其所謂義者制此者也故曰義者天下之制也所謂禮者於此有往來焉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仁亦多術也以德報怨是爲寬身之仁而已故或問以德報德

報怨以德報德

延平黃氏曰以德報德者仁也則民有所勸故爲天下之

表以怨報怨者義也則民有所懲故爲天下之制有所勸則民知德而不陷乎惡有所懲則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故爲天下之利夫以仁義表制天下其利如此而況下化而爲仁義哉其利不可勝用也主義而言則利在其中焉主利而言非特其利不可必得也義已喪矣義喪而得利則有能奪之者何足計哉

橫渠張氏曰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天下之利也

黃氏曰此言以德報怨謂小人有小怨微隙當以理恕唯父母兄弟交親之怨不報則虧孝義之行焉儻小怨微隙君子不以德消而一一讎報往來不息必深結仇讎豈非傷教害義哉君子情以恕人慎以避禍小怨微隙以德消之亦寬身之仁道者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

孔氏曰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所欲而好仁凡人惡不仁皆有所畏今無所畏而惡不仁如此者少也君子議道先自己而始己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與仁同功言三者之功俱是博愛各有一種未可知也過謂利之與害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矣

橫渠張氏曰無欲好仁無畏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唯責己一身爲當然耳一人而已責己也仁難成故置法以防民非而不責人以道耳

藍田呂氏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安仁者也天下一人而已夫子自道也與下所謂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其義同也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爲仁以聖人之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爲而制法則法無不行雖然法非貶乎道者也君臣父子倫類形名之間性命之理具焉雖有未能上達猶庶幾乎弗畔此衆人之所能及也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強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功歸於仁而其情則異此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功者人所貪也假之者有之故齊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也有不幸而致焉故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問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無僞故其仁可知

延平周氏曰無欲而好仁者仁之至也無畏而惡不仁者義之至也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其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常寡故君子議道則以己而置法則必以人蓋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己之所能以己之所能而議道則可以合道有欲而好仁有畏而惡不仁者民之所能以民之所能而置法則法之所以易行者也

嚴陵方氏曰所好生於無欲所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者則不能也故曰天下一人而已以安仁之難且寡若是固不可以是而責人矣故君子則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也道妙而難知故以己所能而議之法粗而易曉故以民之情而置焉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其謂是也自者自此而之乎彼之詞以者以彼而用於此之詞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者以其三者之情雖異及其成功則一而未知其孰爲仁者之功也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者論語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正謂是也仁者之爲仁猶之生於陵者安於陵而已故曰安仁知者之爲仁知仁之爲己利則爲之知不仁之爲己害則不爲也故曰利仁畏罪者之爲仁畏不仁之詒罪則戒而惡之欲仁之爲功則强而好之故曰强仁

處氏曰多欲而好仁則仁特所好之一物耳其他所好未必仁也如是者必其他所欲不勝於其好仁之多而後能

爲君子則其於所好之類能無愼擇而爲之齊量乎無畏而惡不仁亦若是也如是而於其好惡之間常兢兢然唯恐彼重於此而不足勝於彼也是賢人之事也若夫無欲而好仁則所好無非仁自仁之外別無他好是雖聲色列其左貨財列其右而吾無好也所好者仁而已無畏而惡不仁則所惡無非不仁自不仁之外吾無他惡是雖白刃在前鼎鑊在後吾無惡也所惡者不仁而已如是則縱心於好惡之間非聖人孰能之是道也聖人議之可也以是而强之民則驚且惑矣故置法以民

馬氏曰道者法之原法者道之流唯其所成之功則一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至於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過者人所避唯仁者受之而不辭至於利仁强仁者不能無悔也故同過然後知仁

山陰陸氏曰置法以民謂之置意在弗用若所謂安仁乃所謂仁也故曰仁者安仁即利仁强仁雖與仁同功情有不同也與仁同過難與仁同功雖僞未辨若周公孔子之過可謂仁矣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亦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鄭氏曰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道有至下脫一有字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

孔氏曰人右手用之便左稍劣也有至謂兼行仁義行之至極也考道謂或取仁或取義之一事勉力成之義道以

霸若齊桓晉文無失言不違於理也

河南程氏曰孟仲問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

橫渠張氏曰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又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又曰義道以霸此語得義甚淺如以仁愛便謂之仁以不爲不是便謂之義所涉皆淺也仁道有本近譬之於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廣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考求過失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仁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薄仁厚義薄仁非論仁義之至語其偏者

虞夏之道仁義不偏故親而尊長樂劉氏曰右上則左下右尊則左卑其位雖殊其用未始不相須以成其德也道者禮義知信之總名也五常之道皆出於生民之性然而必先乎仁以爲行已之本然後道從而成之故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左右相成則有本有用矣是立人之德仁以爲先立道之方義以爲主故曰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江陵項氏曰仁者右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此亦難通當以下兩句爲解仁即人身也道即義理也人身能行仁義故爲右右用力也義理不能自行待其人而後行故爲左左不用力也

藍田呂氏曰右者人所有事左者居於不用之地而助右之所不及也仁者人之體也將有爲也將有行也非仁不

可也故曰仁者右也又曰仁者人也道者天之理也仁至於不可行不可不節則理有所不得已以助人之所不及者義也故曰道者左也又曰道者義也仁莫隆於父子父子之道親親也義莫重於君臣君臣之道尊尊也厚於此則薄於彼厚於彼則薄於此唯知其所以爲左右則尊尊親親並行而不相悖無厚薄之間矣道有至義有考先儒云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脫一有字其義爲然至道者至於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故曰至道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之者也所謂制節謹度是可以有國而長諸侯者也故曰義道以霸考道者必稽古昔稱先生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未達道不能以義起亦庶幾乎不失道矣

石林葉氏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此

孟子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者也道與仁蓋相須而成猶之左右也人之四體左手足不如右强道者其全常處於無所用之地故言右仁者資於道以爲用者也常爲道之役故言右仁反於道則爲一道顯於仁則爲二故自仁言之盡人道者莫如仁此之謂仁者人也以仁爲人則道若離乎人而藏乎天謂之天可也古之言道必兼義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道不可獨見道之所見必有義焉故曰道者義也仁言人則道爲天可知道爲義則仁爲道可知二者蓋相備譬之曰顯諸仁藏諸用者聖人立言之法大抵類此　又曰道以仁爲用故言右仁以道爲體故言左足乎仁則人道備故言人人而有義則人道立故言義左右者離而言之也仁義者合而言之也仁義一本而有厚薄者時與事異也以

事親從兄而言仁義之實則尊親之義者蓋亦有焉仁爲人道之至故三代得天下以仁則所謂至道以王義者制事而有宜五霸假仁而近義則所謂義道以霸仁義不足於己而能考合於道而行之則亦無失於己蓋王霸之道有以得民而無失者得己而已而已

馬氏曰仁者人之所親而右者便於用亦人之所親道者人之所尊而左者不便於用亦人之安宅義者人之正路夫唯仁爲右而右道人之所親故厚於仁而薄於義親而不尊義爲左而左者人之所尊故厚於義而薄於仁尊而不親各以其所隆者而言之耳道有至有義有考此言道之目也至道以王義道以霸此言道之效也考道非體道者也唯稽考而已矣故考道止於無失先至而後我先義而後考此優劣之序

嚴陵方氏曰仁有所愛義有所制厚於此者必薄於彼君子之於仁義亦兩全之而已何厚薄之有道合則渾離則散方其渾也則實三以爲一及其散也則裂一以爲三故有至義考之別焉言至以知義之爲次言義以知仁之爲至

臨川王氏曰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於仁而薄於義則親而不尊厚於義而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禮樂也故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治禮樂相勝則相賊

山陰陸氏曰人之所以成位乎其中者仁也厚於仁者薄於義厚於義者薄於仁君子取適其中而止道無失有至不至義不能無失於是有考焉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者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近之矣若桓文之霸不能無

失以不知考道之過

講義曰厚於仁者薄於義非以仁故滅義也方其事當以恩爲主則敬有時而不得與之並施特仁有餘而義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親之而已尊不與焉厚於義者薄於仁非以義故滅仁也方其事當以敬爲主則恩有時而不得與之偕行特義有餘而仁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尊之而已親不與焉二者非固爲不同也仁義備具會逢其適如何而已考之於仁而仁有不合若不重傷禽二毛之類非先王所謂仁也考之於義而義有不通若淫刑以逞惟戮是聞之類非先王所謂義也則所謂考道者考諸三王而不繆若是上不足以王下不足以霸以保其國不失爲幸建安眞氏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

金華應氏曰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爲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爲霸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廬陵胡氏曰至謂由仁義行臻其極也有義謂仁不足也有考謂雜仁義之名成之也仁義歸往曰王故至道以王湯武是也不粹而駁曰霸故義道以霸五霸是也雜王霸道成名以不失天下故考道無失漢文景唐太宗是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芑枸櫃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閟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上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

孔氏曰自此至不稱其服更廣明仁義之道中心潛怛天性自仁者也率法而强之取仁而行者也引大雅文王有聲美武王之詩以證性仁者其數長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故曰數世之仁芑即今枸芑也又引邶國風谷風之篇證取仁而行唯在一身何暇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仁之難成唯君子勉之有道則不難成仁有數者仁爲器重爲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以謂之仁故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仁之名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中心潛怛仁發於性者也率法而强之外鑠於仁者也發於性者誠心感動無待於外鑠也外鑠者循仁之迹而勉焉者也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短長小大者義無定體唯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小爲貴者之類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

嚴陵方氏曰仁者人也凡爲人者莫非以仁故其取數常

多義者宜也長短小大物各有宜以義度之則無不可者矣故其言如此中心憯怛仁之根於內者也率法言循法循法而不違仁焉仁之資於外者也根於內則始於外人而未至於愛物資於外則止於強仁而未至於利仁此其數見於內外者也

馬氏曰數世之仁此數之多也終身之仁此數之寡也義者依於仁而爲之節仁之數多者則其節長仁之數寡者則其節短是以下言仁而不言義則義在其中矣中心憯怛此愛之由中出也愛由中出則推其所愛以及仁故曰愛人之仁也言愛人則愛已者可知也率其在外之法而勉強以爲之非中心之所欲而愛自外入也愛自外入則資以成已也且自愛猶不足愛人足乎哉豐水有芑出於自然武王所以有事於天下亦出於自然蓋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也故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與中心憯怛愛人之意同我今不閱皇恤我後此與率法而強之資仁之義同

山陰陸氏曰言仁有數以著義有度言義有長短小大以著仁有多寡遠近若愛人之仁終身之仁數世之仁是之謂數至誠則憯怛出於自然與率法而強之者異矣武王豈不仕言武王豈非仕哉然則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其仕也異乎人之仕也我今不閱皇恤我後非不欲念後也不得已也以今易躬言不念後據今而已即後有閱復將念之爲其念之也故言之故曰終身之仁也如以辭而已是忍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金華應氏曰豐水之芑喻人才之富也武王豈不欲亟用之乎其栽培涵養而不盡用者乃貽孫謀以燕其翼致之

子耳
石林葉氏曰仁大者不可以盡名則言有數義出於仁者也故言長短小大長短言其裁制也小大言其區別也憯恒以愛人則自然者也率法以資仁則使然者也
四明沈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仁有數也仁所以能有等級者爲義有長短大小也墨氏知仁而不知義故兼愛無等禮器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不可分仁義說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能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鄭氏曰取數多者言討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人言[illegible]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
孔氏曰引詩大雅烝民之篇此詩美宣王之大臣仲山甫

以明行仁者少也
橫渠張氏曰仁道至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爲仁如九德
德多者益賢又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蓋責已一
身當然爾
藍田呂氏曰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勉之者之爲難也以義
度人者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爲人舉今之人相
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已矣此
亦以數而言仁也君子之自待必全盡而後已中心安仁
者天下一人而已聖人之任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不以
世莫之助而不爲故曰惟仲山甫舉之　又曰有己則喪
其爲仁矣天下非吾體忘已則反得吾仁天下爲一人故
克己復禮昔之所喪今復得之非天下歸仁者歟安仁者

以天下爲一人而已
嚴陵方氏曰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路之道勝言勝其任
致言致其至舉若手舉行若足行論語曰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其言正與此合儒行言温良之本敬慎之地寬裕之作
孫接之能禮節之文歌樂之和分散之施其用雖不同至於本乎仁則一也孟子言天子之保四海諸侯
之保社稷大夫之保宗廟士庶人之保四體其位雖不同
至於本乎仁亦一也孔子言郊社之於鬼神嘗禘之於昭
穆饋奠之於死喪射鄉之於鄉黨食饗之於賓客其禮雖
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茲非取數之多乎以其數之多
此勉於仁者所以爲難也上言以義則知下言以人者仁
也下言以人則知上言以義者已也以已所能而度人則

天下無全人故曰則難爲人以仁之術而望人則不求備於人故曰則賢者可知所謂賢者賢於人也與某賢於某猶賢乎己之賢同則彼善於此而已若夫以義度人彼雖有善於此固不足以知之矣此言以人望人中庸言以人治人何也治人者存乎政望人者存乎心言雖不同所以爲仁之術則一而已中心安仁即仁者安仁也與前所言義同

馬氏曰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而云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何也此言有抑揚之理也蓋仁之道自其本而言之仁在我也在我者易以勉自其仁之成名而言之唯中心安仁者能之則是勉於仁者蓋亦難矣

石林葉氏曰修身以仁爲守其譬則器也用爲己任則器重行己以仁爲達其譬則道也死而後已則其道遠雖重而莫能勝也亦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雖遠而莫能致也亦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人盡仁道則取數常多也勉於仁者爲難亦非難也君子以其難故不以義度人以其不難故以人望人義則能斷斷以義則責人也詳人則中人而已矣以中人待天下則責人也略唯其詳略不同故賢者可知

延平周氏曰己以義而度人則雖曰公也然天下之人才常患乎不足故曰難爲人以中人而望人則雖曰恕也然天下之人有善有否者亦無以逃於我故曰賢者可知已矣中心安仁者由仁而行非行仁者也此天下所以一人而止

四明沈氏曰聖人恐天下以仁爲有限量故使之雖沒身

不可已器雖重未有不可舉道雖遠未有不可致言重不言遠多少言遠不言遠多少此正聖人不欲以仁之定體示人欲使人孜孜不已也若說仁之定體在是雖重雖遠未有不可舉而行者纔到彼則執仁在是更不進步矣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曾子之見爾故說仁有限量已字可見聖人見仁所以異於曾子金華應氏曰前言仁之重且遠而不可以全責故以人望人隨其力量所至又恐人自恕望望然以仁爲不可企及故又總叙而勸勉之安仁者雖獨立無儔然德本甚輕人自鮮舉幸有能舉者當衆圖而共助仰高勤行終其身而後已是其望於人者無已不容有自恕之心也

山陰陸氏曰以義度人若春秋是已齊桓晉文皆罪人也以諸侯望之可謂賢矣故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新安朱氏曰儀度也言我於是而謀度其人舉之者惟仲山甫而已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鄭氏曰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中道而廢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易辭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爲甚矣唯聖人無過

孔氏曰引小雅車舝刺幽王之詩言修德如高山則人瞻仰之有景明之行則人仰行之證古昔賢聖能行仁道後

世瞻仰慕行是好愛仁德如此之甚也好仁之甚鄉仁道而行力罷極而始休廢於中道忘已身之衰老不覺知年數之不足猶行仁不止俛俛焉勤勞每日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後已也仁之難成久矣言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謂天下衆人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好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仁者有過易可以言辭解說以仁是善行也

橫渠張氏曰不知年數之不足是夭壽不貳也仁則不極其欲故為者難成仁所以難成止是恐各害其嗜好故惡聞義理如管仲之於齊桓公可謂不失其所好矣其終也幾不得保其首領又曰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莫善乎寡欲子曰愧也慾焉得剛

藍田呂氏曰不以高矣美矣為不可跂及而不勉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所以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孳孳斃而後已卿道而行中道而廢謂力不足者非不為也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此皆自待全盡之謂也君子之待人以人望人而已心誠鄉人莫不取之又為之勸勉愧恥鑠之於外以移之此仁之所以不難成也仁者之心公衆人之心私公則所好者兼容博愛私則所好者克伐怨欲此人人失其所好者也心誠鄉仁雖有過差其情則善不待辭而辨矣故曰仁者之過易辭

新安朱氏曰景行大道也行如字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高山出雲雨故澤加於民民賴而仰之景行當於道故德加於民做而行之詩人思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非好仁者疇或能之忘身之老者即所謂

不知老之將至是也斃而後已者即所謂死而後已是也

自人言之則好莫如仁人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歟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故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哀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爲君親而有過此其所爲易辭歟

延平周氏曰仁人之所好常過乎忠厚而不仁者之所好常過乎刻薄故仁之所以難成也以天下皆失其所好也

唯仁者之所好獨過乎忠厚故其過爲易辭也

馬氏曰山之高不可不仰行之景不可不行小人之過也必文又從而爲之辭唯仁者之過未嘗辭而云易以辭者蓋言其理也

山陰陸氏曰若今汝畫是畫非廢也人人失其所好言人所好不在仁也仁之所以難成也

廬陵胡氏曰以仁爲難成而好之不篤故曰失其所好謂失其本心也仁人之過易辭者辭猶違也謂有不善則知避之

臨邛魏氏曰是章自仁有數而下以文王有聲之亂爲數世之仁以谷風之三爲終身之仁於大雅取德輶如毛之詩於小雅取高山仰止之詩而繼之以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嗚呼古之爲詩者大抵若此春秋卿大夫之所賦荅涕泗諸弟子之所講問子思孟軻之所諷道豈必盡同而亦未嘗相戾也二五之運窮古今越宇宙如一日雖千載殊時五方異感而其本則一故惟理明義精則聲入而心通氣感而機悟所謂興觀羣怨隨遇有發豈必言自己出自齊

魯韓毛之說行而後之經生學士有耳目肺腸不能以自用弃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故訓之末師傳未泯則猶有同異相較迨三家不傳而毛鄭孤立則耳目肺腸又一惟鄭之聽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既知高之可仰又必行以至之騑騑雖蓋有見賢思齊不宵自已之意故太史公引此詩亦曰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然則夫子至漢儒皆同此義也必惟毛鄭之聽以爲疾褒姒而思賢女雖亦可通抑不亦甚固矣乎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鄭氏曰不亦鮮乎言罕以此失之

孔氏曰禮主於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言語信實故近情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也所引詩大雅抑之篇結上文恭近禮也

藍田呂氏曰恭儉信未足以爲仁而仁者之資也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心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不私於已又以敬讓行之鄉乎仁矣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蓋不侮人則人亦不侮其過寡矣近乎情則不志於欺斯可信矣不奪仁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是而失之者鮮矣可與進於德矣故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

馬氏曰恭則不侮人惟德之基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禮儉則不奪人不奪人者仁也而未盡仁之道故儉近仁信則不欺於物不欺者情也而未盡情之道故近情情猶言實也中以恭儉信爲守而行之以敬讓故此雖有

過其不甚矣恭而不與物競故寡過物之所以不可信以其虛也有其實則可信儉則寡於欲而易以慊故易容延平周氏曰情實也恭先之儉次之而信終之者恭儉待信而後成也以情間於恭儉者恭儉以信爲主山陰陸氏曰恭不近禮則足儉不近仁則鄙信不近情則僞情可信若柯之盟伐原徙木之信豈可信也哉以此失之如此猶不能無失也

講義曰夫不侮人以爲恭不奪人以爲儉不欺人以爲信皆行之美者也然猶不自以爲美而敬以行之不敢怠惰遜以行之不敢陵暴宜其可立於無過之地矣然有時而未免於過者或過於恭而有巽在牀下之譏或過於儉而有儉不中禮之制或過於信而無信近於義之美雖曰有過必不爲已甚者其視夫驕矜奢侈言詐之徒則有間矣

考之於易曰行過乎恭用過乎儉所以著於小過議獄緩死所以著於中孚說者以爲信發於中雖過可亮者歟嚴陵方氏曰夫得則爲當失則爲過過之不甚由其失之鮮而已故始言過而終又言失焉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鄭氏曰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病人愧人謂罪咎之聖人之制行以中人爲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其言乃行也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人也

孔氏曰君子不以己之所能使他人必能若他人不能則爲困病若人力所不能必欲使之能行人不能則以爲愧恥故不以人所不能困人亦仁者之行也朋友以極之謂相勉勵以極致於道也自禮以節之以下所以欲民之專心壹意於善道也引小雅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之詩

藍田呂氏曰人失其所好此人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矣故曰唯君子能之君子固賢於衆人矣君子之所能衆人必有不能者矣使衆人傚己之所能則病矣使衆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爲之法所以爲達道也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此曾子之所能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衆人之所能也故喪以三日爲節則不取乎七日此所謂不制以己也唯不制乎己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則於此人也知所尚矣非特此也凡可以外鑠者無不用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其容貌必稱其志其衣服必稱其容衣服如是之文中心必有其實朋友者切磋移而稱其衣容貌如是之文中心必有其實朋友者切磋相成至於極而後已則一道德以同俗矣蓋修其外則知愧于人修其內則知畏于天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嚴陵方氏曰上言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此又曰使民有所愧恥以行其言蓋人之所不能者非中道故也文之則以飾其質移之則以改其容極之則以致於道

馬氏曰仁所以難成者以人人失其所好唯君子獨得我心之所同而不失其所好君子先得我心之所同則至於難繼故君子已雖能不以已之能者病人人雖不能不以

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故制行不以已民之賢者有所勸勉不肖者有所愧恥以行其言言從而行之此行不違言之意也自禮以節之至欲民之有壹者此言聖人制行不以已之法也夫不足則儉有餘則侈人之常情也故有禮以節之儉騎而不可繫者其唯人心乎故有由中之信以結之此所以正於內又不可不文於外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然外不可以不資之以友故朋友以極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也聖人之教人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引詩之辭以況之詩之詩之意非如此蓋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山陰陸氏曰病人不能愧人能之人則能之而已不能雖愧於人可也勸勉愧恥以行其言者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衣服以移之者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是之謂移若夫極之之道則是在朋友故曰責善朋友之道也道而弗牽開而弗達師之事也石林葉氏曰君子不以所能病於人不以所不能愧人要之成人道而已故易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知周乎萬物者極高明也道濟乎天下者道中庸也極高明則已之所能人有所不能道中庸則能者知所勸勉不能者知所愧恥此人道所以成也然非禮則中庸無以立非信則言有時而窮故禮以節之信以結之然後人知恥有其德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正德以禮而人無悋行矣修辭以信而人無異言矣然而容貌不飾則行或至於悋衣服不禁則言或至於異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而後人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此民所以

不貳其行而道德所以一也人未有不須友以成故以處其終禮者君子小人所共由故以處其始子思言中庸而繼之以崇禮周官本俗安萬民而繼之以聯朋友亦此意也

雖平周氏曰君子不以一已之所能而使天下之人以其難及爲病亦不以衆人之所不能而使天下之人以其難及爲愧是以立乎中道而使能者皆得以從之禮以節之所以壹其情信以結之所以壹其心容貌以文之所以壹其體衣服以移之所以壹其俗朋友以極之所以壹其道橫渠張氏曰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仁講義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然而仁之難成久矣者何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明如是則仁之難成非但今也雖君子能之者蓋一出於中而已一出於中則已能者不責人以其所難而使之病人所不能者不強人以其所短而使之愧此君子之中庸推而上之聖人應世立教何以異此是以其制行也必以中道與衆共由使人有所勸勉則欲罷不能者有矣有所愧恥則恥不若人者有矣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所以時人斯其爲皇之極也先王盛時人心既定而谷風俗薄之變不作則所以壹民者蓋著矣後世用民不壹鳴鳩所以刺時民德歸壹都人士所以思古

金華應氏曰仁道深遠無窮而人之氣稟薄弱有限苦其難而善心純固縱其有所懈怠自無愧畏而欲爲惡獨不愧于人而畏于天乎言天人之理昭布森列甚可愧而畏

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辭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鄭氏曰遂其辭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鵜鵜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服爲德

孔氏曰實猶充也所引詩曹風候人刺曹共公也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彼記記語辭也

藍田呂氏曰此皆修其外以率法而强之者也及其成也知畏於天則與中心憯怛者一也鵜胡善居污澤之中捕魚以爲食者也不濡其翼則不得食梁者魚梁也人之所以捕魚者也鵜之求食不之澤而之梁無濡翼之勞坐得其食如人之無德無功而受顯服者也故服之不稱其德異乎鵜者未之有也

延平周氏曰服其服而能文以君子之容者然後可以服先王之法服有其容而又文以君子之辭者然後可以守先王之法言遂其辭而能實以君子之德者然後可以行先王之德行衰絰有哀色端冕有敬色甲冑有不可辱之色君子不失色於人如此

嚴陵方氏曰無其容則不足以稱其服無其辭則不足以道其容無其德則不足以副其辭無其行則不足以成其德此四者皆君子之所恥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則德成乎行可知衰者齊衰斬衰絰者首絰腰

經是皆喪服也端者玄端之類冕者衮冕之類皆祭服也
甲以被體冑以加首皆兵服也
馬氏曰上言衣服以移之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蓋人之所以爲人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服備然後可以責此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其德故遂其辭又實以君子之德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傳曰德行忠信裏也威儀文辭表也君子之於表裏唯其稱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君子之於喪無不哀非特衰絰而後有哀色於事無不敬非特端冕而後有敬色於身未嘗可辱非特甲冑而後有不可辱之色其所以制爲之服者道中庸也故自服其服而下皆稱君子然則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皆中庸之事而衣服乃爲之始終何也蓋道德之所以一者未嘗不在於衣服王制識異服周官同衣服皆在於此故以成始亦以成終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鄭氏曰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孔氏曰自此至便人一節明天子以下各有其事又明舜禹文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地下庇四方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祭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人所掌是也祭宗廟則用以灌也若不和鬱芳調暢故言秬鬯得以事上帝

金華應氏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唯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所謂絜矩之道乎故天子竭力致敬以尊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事乎天子

長樂劉氏曰下之事上賤之事貴當有實行乃稱其宜故曰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謂有實功實德以極天下之宜以盡生民之性乃謂之義非徒然也

馬氏曰君子之所謂義者事之制而制之得其宜之謂也有宜於貴必有宜於賤故古之人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凡以此也天子使諸侯勤以輔上在我必先自盡然後可以責此故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夫以天子之尊非不足於耕也蓋身致其誠信而示其嚴上之禮也故諸侯以輔事天子亦有嚴上之禮也

延平周氏曰禮有經則貴賤莫得同義有權則時或同之

此天子所以有親耕也以天子而親耕則天下之民莫不樂於耕而不自知也及用其親耕之粢盛秬鬯以事於上帝則天下之諸侯莫不輔事於上而不自知也

講義曰以義制事揚子曰事得其宜之謂義凡言義者未有不見之於事凡言事者未有不歸之於義是以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乃君子之所謂義也以君臣之義言之天子親耕藉田為粢盛以充簠簋為秬鬯以實尊彝周禮言凡祀大神則大宗伯奉王齎涖玉鬯則天子之事上帝固有粢盛秬鬯矣天子之所以自致者如此為諸侯者所以竭勤勞駿奔走患則扞之愾則敵之朝夕圖事宗以陳謨覲以比功遇以協慮制度衣服不敢不正山川神祇不敢不舉宗廟不敢不順禮樂不敢不從其摯有等其貢有常此諸侯勤以輔事天子之實也然則天子所以事上帝即諸

侯所以事天子其義一也

嚴陵方氏曰司尊彝言大旅存之而已則不祼可知若王制詩書所言秬鬯則亦鬱鬯而已蓋鬱亦以秬爲本每言圭瓚以此

山陰陸氏曰天地大神不祼此言秬鬯者是陳之而已蓋禮之敬文也其他祭祀蓋亦如此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自謂便人一章言君子之義以仁禮事上以仁禮使下事上者不可以不事事使下者不可以不自治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雖天子必有事焉況於諸侯乎所謂義者不可以不事事故也名之浮於行則失實失實者身且不信何以使民故先王制行以謚死尊之名而易之難身兼數善猶取一善而名之如文王非無武武王非無文止取其一以爲

謚唯恐名浮於行以欺於民此使下不可以不自治者也仁者忘己以與天下共者也其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故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而已此忘己而事上者也其使下者雖有庇民之大德亦不敢以君道自有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下賢而已此忘己而使下者也有大德者易於忘己而使下難於忘己而事上非舜禹文王周公不足以當之故曰仁之厚也役用也恭者不侮儉者不奪忘己而與天下共者也推是心也恭儉者不爭篤實而卑遜非先王之德行而不行也推是心也求以用禮其無過矣君子之事上也以仁與禮其使下也亦以仁與禮而已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者儉也有信存焉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

求以事君者讓也有恭存焉故以仁禮事其上者主於儉與讓而性恭存焉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者信也有儉存焉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者恭也有讓存焉故以仁禮使其下者主於信與恭而儉讓存焉故恭儉以求役人信讓以求役禮交相爲用而不可亂也以此事上受天之命矣以此使下民之攸歸矣天命難諶者也得不得猶不敢知而聽之又不敢以事而易其志則又仁之厚矣民情易見者也民所以敬尊於我有可致之道故也此使下之報所以異於事上之報天人之勢不同也以仁禮事上莫如舜禹文王周公以仁禮使下莫如后稷舜之事堯禹之事舜皆將以天下而授之而舜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禹思日孜孜啓呱呱子弗子惟荒度土功皆虔修臣職不敢懈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周公攝政七年而復子明辟四聖人者皆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得乎仁禮之至者也小心柔道也以柔道事上鮮不獲福猶葛藟之施於條枚以柔而附上上無有不受也后稷之教民稼穡無此疆爾界天下之利萬世之功也其爲烈也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然猶不自以爲功自謂便習是事之人而已利及天下後世仁也唯欲行之浮於名禮也與夫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者易地皆然此使下得乎仁禮之至者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曰莫莫葛

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庶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爲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言不易道徼祿利也豈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也孔氏曰君子既有庶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是其心仁厚故恭敬節儉以求爲仁信實退讓以求爲禮不問利祿得之與失恒行其是不苟易其道也莫莫葛藟此大雅早麓美文王之詩舜禹文王周公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常能畏懼是不回也又引大雅大明美文王周公之詩證上求福不回也

馬氏曰此經言下事上之義雖有庶民之大德以其有君人之道不敢有君民之心以其處事人之任而其理固當如此自非仁厚不足以及此自君子恭儉以求役仁至求以事君此命也命之在我故君子求之至於不獲乎上命之在外者也命之在外故君子聽之而已得之亦由道不得亦由道故曰以聽天命

講義曰聖人之應世有能爲天下之德而無欲爲天下之心有能爲天下之德此其在人者不敢不勉無欲爲天下之心此其在天者不敢不聽德有以庶民則愛人而思以被其澤兼愛之道也心不敢以君民則愛己而思以全其身自愛之道也非仁之厚者其孰能與於此恭則不侮仁

於愛身儉則不奪仁於愛物二者之於仁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仁故曰以求役仁信則不疑於禮可以學讓則不爭於禮爲之端二者之於禮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禮故曰以求役禮

儉者依於仁者也信讓者履於禮者也方延平周氏曰恭儉者依於仁則未能役仁乃求役於仁者也方其以恭儉而依於仁以信讓而履於禮則未能役禮乃求役於禮者也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而君子果以求之爲可必耶君子之於外物也未嘗以其有命而廢吾之所謂道者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故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之類但行之於己施之於人則雖曰不求於事君而乃所以求事君者也故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嚴陵方氏曰仁不止於恭儉恭儉可以爲仁之用而已禮

不止於信讓信讓可以爲禮之用而已　此每以役言之也求役者求爲仁禮之義也事雖可尚但爲人所尚而已未嘗自尚之也身雖可尊但爲人所尊而已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則非貪夫位也寡於欲則非慕夫祿也讓於賢則非爭其名也卑己故能尊人小心故能畏義君子之能此者豈他求哉求以事君而已以是事君而得君者義也以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焉古之人有行之者舜禹文王周公而已蓋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文王之事紂周公之事成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也前曰庇民者止足以覆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若舜禹之受禪文王之受命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然豈嘗有是心哉

山陰陸氏曰役講如行役之役儉於位而寡於欲羔羊所

謂在位皆節儉正直者也孔子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失是矣

石林葉氏曰仁過乎恭用過乎儉非以求仁求所以役仁者也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事而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爲之本讓爲之末不足以盡禮求所以役禮者也故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己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仁以自愛禮以自敬而事君有義而已矣故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古之聖人未有不由此而得譽於天下而獨言舜禹文王周公者蓋爲臣有事君之小心而天子又薦之於天唯舜禹爲有命爲臣而有君民之大德天子不薦之於天唯文王周公爲有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求福不回義也厥得不回以受方國命也若湯武則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言也

藍田呂氏曰說見前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鄭氏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也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也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也

孔氏曰此又廣明君子名行相副卑己尊人之義謚謂謚號列生時之行迹作謚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傳於後世也

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所爲之事不
自加尚其所爲之功名所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爲矯飾也
橫渠張氏曰節以壹惠惠字必是古德字
嚴陵方氏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有謚則諱其名矣故曰
謚以尊名檀弓言公叔文子之子請謚而曰請所以易其
名者蓋謂是矣謚以誄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
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
文王之爲文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
之以惠則民不浮於行矣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自
大自尚者近於僞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
人之過也多過於薄又況過而不改者乎故過行弗率以
求處厚蔽人之善害人之功是妬賢而已故彰人之善美
人之功以求下賢凡此皆自卑之道也楊子曰自下者人

高之易曰卑而不可踰故曰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山陰陸氏曰有惠而無節以壹之則臣得以惠其上子得
以惠其親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也如貞惠文子謚至於三亦非所謂節以壹惠者也故後
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石林葉氏曰謚者行之迹迹其行以分善惡則小大曲直
無不盡故曰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蓋上之惠賜既已均一
而節則善惡可以謚見名亦不浮於行者也君子臨事而
懼則無自大成功不居則無自尚所以篤其情而已矣故
曰以求處情用過乎儉喪過乎哀非以率人亦躬自厚而
已矣故曰以求處厚善在內則彰之功在外則美之以卑
馬氏曰自大其事適所以小也自尚其功適所以卑也處

情者居其實而不居其華也此皆求以處情而已

藍田呂氏說見前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鄭氏曰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爲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自謂便人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吾便習於此事之人耳

孔氏曰以上言君子恥名浮於行故此明后稷以證之自謂便於稼穡之人欲實行過於虛名也

藍田呂氏說見前

馬氏曰名浮於行君子所恥此皆求以處情而已

講義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時百穀見於舜典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見於益稷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見於呂刑風化之所由王業之艱難見於七月荏菽旆旆禾役穟穟見於生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見於思文則后稷教民稼穡有充滿四海之德使天下不復有告飢之患則其爲功所謂天下之烈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九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鄭氏曰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

孔氏曰自此至不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尊親之異并論虞夏商周質文不等引詩大雅洞酌戒成王之詩凱樂也弟易也言有仁行可爲民父母也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強教謂使人自強不息弟謂以遜弟化民民皆說豫而安之也樂失於荒禮失於疏明君爲樂而毋荒有禮而相親威嚴矜莊而民安孝順慈愛而民敬故使民尊之如父親之如母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因歷言四代之道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先儒訓凱爲樂弟爲易此云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宜若有異然求他經之言凱者詩有凱風周官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左氏春秋傳言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參求義訓可以爲和樂和樂之中又有強盛之狀凱風南風鼓動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愷謂之才子則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盛強之意故愷亦可以訓強矣弟有兄弟之弟有孝悌之弟皆順也順則易有說下之道故訓爲悅也強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有禮強教也親則說矣威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強

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天下之民莫不尊親此之謂至德可以爲民父母

馬氏曰所謂仁者其難乎信仁之難其成也嚴有以致其尊愛有以致其親然後爲功之成也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此言仁之成也凱以強教之所以致其尊而率之於外也弟以說安之所以致其親而和之於內也有以致其尊故樂而無荒孝慈而敬有以致其親故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尊有以致其親親有以致其尊尊可以比於父母故曰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講義曰君子之所謂仁者非若衆人之所謂仁以姑息爲事而同乎流俗蓋君子之仁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而不倚於一偏一曲所以爲難也教者所以成民性惟凱以強教則民不敢怠於善安者所以得民心唯弟以說安則民自

能忘其勞樂而毋荒則和而不流有禮而親則中而不離威莊而濟之以安則無矯飾之爲孝慈而濟之以敬則無慢易之心矣凡此皆具凱弟之道既有以爲之節而不至於過又有以爲之文而不至於不及此君子之所謂仁而爲之難也

嚴陵方氏曰强者强之使有所至教者教之使有所能說者使其心之無憂安者使其身之無危父之道在乎强教之母之道在乎說安之間居言爲民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亦引此詩以爲證

石林葉氏曰凱弟人之術也凱言其樂弟言其順樂以順以說而安之母道也父道雖以敬爲强而教之父道也順以說而親之也母道雖以愛爲主然樂而無荒則亦有禮而親故其尊之如父威莊而安則亦孝慈而敬之也有禮而親故其尊之如父

孝慈而敬故其親之猶母敬愛者人道而已矣故始曰凱而終名之曰至德孝經言孝弟而終以至德順民亦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威莊難安孝慈易溺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鄭氏曰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

孔氏曰下謂下賤之父立於義故於子分別母主恩愛而已

長樂劉氏曰父之於其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母之

於其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父母非不愛其子之賢也而不能使之必賢惟聖人皇建其極者爲能一天下於中和惟時厥庶民罔敢過於中也罔敢弗及於中也經曰舜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故民視事君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乃可爲民父母以言乎父母雖克生其身而罔克成其德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至仁至德之君其能與於此乎然則父也母也水也火也土也天也命也鬼也皆斯民所賴以生其身者也或尊而不親或親而不尊未有能兼而得之者也兼而得之者以皇極說安其民而爲天下王者也中庸曰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是之謂也

藍田呂氏曰尊親之義自父母而推之父與母也火與水也天與地也鬼與人也尊而不親親而不尊當其強教也則不純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當其說安也則有牧而無絕故賢則尊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親尊之異也水者民狎而翫之火者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載我者也然近人人可得而載天者覆我者也然遠人人不可階而升此天地尊親之異也君之命見於事也近人而可行也鬼之道存諸理也遠人而不可形也此人與鬼尊親之異也

嚴陵方氏曰親賢而下無能者制以義也賢則親之無則憐之者存乎仁也母存乎仁故親而不尊父制乎義故尊而不親夫尊親之道雖本於父母然觸類而推之至於天地覆載之間古今往來之理莫不交通乎其中焉故不親者輔之以尊然後和不尊者輔之以親然後中此所以水之與火土之與天命之與鬼常相資而後成夏之命殷

之神周之禮常相救而後治也命出而接物故親而不尊
鬼歸而反本故尊而不親土即地也不曰地而曰土者以
其親故以體言之也
馬氏曰父主於敬尊而不親母主於愛親而不尊水懦則
狎而翫之故親而不尊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故尊而不親
土則近於人而有利可愛故親而不尊天則遠於人而有
威可畏故尊而不親命則令人於明而近於人者也故親
而不尊鬼則相人於幽而遠於人者也故尊而不親兼尊
與親者君也故可以爲民父母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
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憃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
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
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
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鄭氏曰夏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也敝謂政教衰
失之時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許諼也殷人先鬼後禮謂內
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也以
本忸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
勝免而無恥也周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爲差
孔氏曰此明夏殷周尊親之事夏尊命謂尊重四時政教
之命使人樂事勸功也夏尚仁恩民承寬裕及其衰末猶
有先世遺風憃愚謂情不澆詭喬野質朴不競文華如淳
朴時也殷代尚虛無故其敝不安靜鄭註忸串也習也周
人尚禮往來施惠之事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
機巧多文辭而無慚愧共相賊害而困蔽以其禮失於煩

致然也

橫渠張氏曰三代質文相救是有此理夏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教如此是忠也言忠實之敝必野如今草茅之人忠實則至矣然而必野故須濟之以敬敬之敝必矯虔不實至於鬼鬼者矯虔之義於人相接既如是則又必至於尚鬼神故須濟之以文以文則使之毋毋有此實也如此相救故繼周雖百世可知孔子於三代則固有去取

長樂劉氏曰夏殷周之所由興也皆有實德以仁其民民視事君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可謂兼而得之者矣及其末世不能無敝者化之之道非有敝也民化其道不持之以禮樂政刑斯其所以敝歟雖然亦因其民之性有中焉者有過不及者爲其敝之淺深焉爾仲尼備陳三代始末以示後世俾夫有天下者知所以始而興之者敝而教之者則皇極之道不失其繼焉此仲尼所以一言而仁冒乎萬世者乎

藍田呂氏曰夏周尚親而不尊故遠神而近人殷人尚尊而不親故先鬼而後禮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也命也禮也祿也賞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者也所遠所後者其不尚者也夏道尊命先祿先賞近人而忠尚親者也事神先鬼先罰尚尊者也後禮後賞不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先罰尚尊者也後禮後賞不尚親者也周人尊禮尚施賞罰用爵列近人而忠尚親者也事鬼敬神而遠之不尚尊親者夏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不欺故尊神周尚文文者多儀故尊禮遠鬼神而近人者謂外宗廟而內朝廷脩烝嘗而略盟詛也

先鬼而後禮者謂外朝廷而內宗廟先盟詛而復祭享也賞罰用爵列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雖主於文亦人情之近厚者所以親而不尊也先王之政苟無道以救之其末也不能無敝如清之末至於隘和之末至於不恭也忠之政使民近人而已不求其所不能知勸於爲善而已不責其所不能爲及其末也人不知進於學故守其顓蒙不困於刑罰故不爲詐諼其民則憃而愚其風則喬而野其事則朴而不文也喬高大也如厥木爲喬之喬妄自高大而無文乃憃愚之風也不必音爲驕也忠之敝至於愚而野故殷人尊神而救之民知敬於鬼神則莫非誠也誠則質美尊神者使知敬於幽先罰者使知敬於明而已及其末也求神於虛無不可知之域則茫然不知其所安畏威於

無所措手足之地則不知禮義之所貴故其民蕩而不靜其俗勝而無恥也質之敝尚鬼而遠人至於勝而無恥故周人尊禮以救之禮人文也人文之著則上下有等親疏有辨及其末也溺於文而不求其實拘於末而不迈其本故其事則利而巧近人故苟利尚文故巧文其俗則文而不慙質而不知義也其民則賊而敝不反其本故賊於其末不求其實故敝於虛文也此三代之本末可知矣嚴陵方氏曰禹誓師而使聽則其尊命可知殷紀年而曰祀則其尊神可知周服色皆尚赤則其尊禮可知命與禮皆所以近人率民以事神則非所謂近人矣先祿而後威者祿以養之猶或不善於是威之而使畏也先賞而後罰賞以勸之猶或不從於是罰之而使改也先鬼而後禮者鬼則敎之在幽者禮則敎之在明者幽以感之於內然後

明以示之於外也先罰而後賞者罰以懲惡賞以勸善惡既懲而改然後善者可勸而進也賞以爵列則善者雖可賞而不借於貴罰以爵列則貴者雖可罰而不同於賤夏殷皆有賞罰獨周用爵列者以其尊禮而尚文故也賞有用祿者而賞不止於祿威有用罰者而威不止於罰然則祿者賞之實賞者祿之名威者罰之體罰者威之用互相備也夫天下之禮始乎有成終乎有敝三代之政各有所尊方其所尊則是各有所成也始既各有所尊而終不免各有所敝矣故皆言民之敝焉然則民之敝也豈民之罪哉政使之然故也豈政之罪哉勢使之然耳故三代相承各有救敝之政焉使之通變而不倦新新而不窮也喬則亢野則簡內唯祿賞之爲懷外無威罰之可避故朴而不文溺於鬼神之說故蕩惑而不能自靜以畏於威罰之嚴則僅勝而不知所恥利而巧者利其所得而巧有所求也文而不慙者唯事虛文之飾且無過實之慙也賊而蔽者以賞罰必有爵列故賤者或有賊仁之心貴者或有蔽賢之行雖然近人而忠夏與周之所同也而夏之蔽則民喬而野周之敝則文而不慙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周之近人則本乎尊禮命之所制者簡故近人之敝喬而野禮之所飾者煩故近人之敝文而不慙其原既異其流亦不同

馬氏曰夏道尊命至於親而不尊殷人尊神至於尊而不親周人尊禮至於親而不尊何也蓋命者令之於明而近人者也聖人尊之者所以敬授民時示其東作西成南訛朔易之事也神者相之於幽而遠人者也聖人尊之者所以致民報本反始之意也治人莫急於禮而人之所賴以

生聖人尊之者所以勸有功罰所以懲有罪而賞罰不可以偏尚也古之人道德已明仁義已著然後賞罰可行則賞罰者非致治之先也然而夏道則先賞而後罰殷人則先罰而後賞周人則賞罰用爵列其所尚之不同者非不同也皆所以舉其偏補其敝而已夏承虞之後其世質其民淳故尊命命者近於人則近於人者皆以致其親也故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祿與威並則先祿而後威賞與罰並則先賞而後罰其後於仁則以所親者爲隆故曰親而不尊言其親有甚於尊也殷承夏之後其民野故尊神神者遠於人則凡遠於人者皆有以致其尊也故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所以致其畏於幽也先罰而後賞所以致其畏於明也故尊而不親言其所尊有甚於親也周承殷之後其

民鬼故尊禮尚施尊禮所以尚施者樂其發於外也故亦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所以致其親也其賞罰用爵列者以尊卑爲差也以意推之方其用賞同爵也則以爵之尊者爲先方其用罰同爵也則以爵之卑者爲先凡此所以優賢

講義曰三代得天下以仁則夏殷周之建國其本與仁則無不同三王之道若循環則夏殷周之制治其出於道則無所異道非有異也救世之道不得不然夫子備陳三代始末以示後世俾有天下者知所以始而興之知所以敝而救之皆不外乎仁而已夏后氏承唐虞之道治唐虞之民政教明備風化純龐故尊其命令使知風教所自出爲廟嚮以事鬼使知世繫所自生爲郊社以敬神使知本始所自報又推鬼神而遠之戒慢瀆焉至於治人則引而近

之加忠厚焉是以禄在所先威在所後賞在所先罰在所後皆致忠厚之道故民視其上親而不尊及其末流之抗不及乎忠者憃塞而愚冥過乎中者喬亢而鄙野近乎中者質朴而不文殷人繼夏懲其民之儉而救之於是尊天地之神祇而率民敬以事之使知所畏懼而得以警其憃愚朴野矣鬼者神道所爲禮者人道所尚先宗廟之饗而後人道之禮則以神道威之先肅其心而後加節文也賞以春夏所以行吾仁刑以秋冬所以行吾義先秋冬之義而後春夏之仁則以刑罰威之先齊其心而後加旌勸也故其視上也尊而不親及其末世禮不足以定志其民一意以惑於神故其敝至於放蕩以僥倖而不靜賞不足以勸善其民一意以逃其罰故其敝至於苟勝以求免而無恥此風俗之大敝也周人救殷民之敝故所尊者禮所尚

者施尊禮尚施皆人道往來施報之常其於鬼也事之敬之而不敢慢然能推而遠之使而不相傷焉於人則近而致其忠愛賞罰以用爵列以黜陟爲懲勸故其民視其上也親而不尊迨及末世忠不足以崇本厚生而其民至於奇巧而趨利禮不足以歡欣交通而其民至於賊仁而自蒙蔽此周之敝也夫子陳三代盛衰繫道之興喪如此其著後世有爲民父母之道者迹其敝而救之不爲無所祖述憲章矣

盧陵胡氏曰宗廟朝廷無非禮也先儒指禮爲朝廷則周人尊禮亦指朝廷乎夏尊命殷尊神周尊禮三王所尊不同者時也非異道也緯說乃云夏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莫若敬殷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如循環然周則復始此大謬也案夏周皆近人而

忠則顯三代皆尚忠也夏周皆事鬼敬神殷亦立教以敬三代皆尚敬也子曰夏道未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至矣三代皆以文也然則雖各有敝而其道未嘗不同也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鄭氏曰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褻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

孔氏曰上明三代尊親有異此經更明三代治民有異之事瀆謂褻瀆辭謂言辭未厭其親言民無困苦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周言強民以遭紂衰亂俗頑凶強人以禮義未瀆神謂祭祀有時未褻瀆也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矣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周言未瀆神則周衰瀆神矣

藍田呂氏曰夏道尚忠忠者以行而不以言故曰未瀆辭忠之俗衰行雖脩猶不足以使人信故殷人始瀆辭矣瀆者如再三告之謂如盤庚三篇是也然殷人尚質雖辭之瀆而尚未以繁縟之文治之故曰未瀆禮質之俗衰辭雖瀆亦未足以取信於民故周人始瀆於禮矣分致其辨文致其詳欲驅而之善而責人也嚴大要教人以敬而已故禮先於祭祀至敬而不祈則強民未瀆神可知矣至周之末則信詛盟事祈禱其瀆神可知矣不求備者不責人之善故政令簡不大望者不竭人之忠故貢賦輕此民所以易從而未厭其親夏道所以未瀆辭者此也責人之信已必從而後已此殷人所以求備於民也周人強民驅之於善從之有爵賞不從有刑罰故爵賞刑罰窮矣

嚴陵方氏曰前言殷人尊神矣至此乃言周人未瀆神何

也蓋尊與瀆異而瀆神者由瀆禮之所致而已前言尊神而繼之以先鬼後禮則非瀆之所致可知矣此其所以異歟不求備者言其簡易不大望者言其寬恕未厭其親者民親之而不厭也其曰未厭則降此而求備大望於民有厭之者矣

馬氏曰夏之時其民淳故君民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故無所求備不大望於民則民樂推之而不厭故曰未厭其親雖然不求備於民而有求之意不大望於民而有望之意所謂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此有求望之意殷人尊神於禮猶略故未瀆禮而求備於民者蓋有以正於己必有以正於人周人尊禮而禮者先王所以強世故曰周人強民雖尊禮而於事神之禮猶略故未瀆神方周之時比有長閭有胥鄉有大夫其政致詳其法致嚴而善惡無所逃於其間故爵賞刑罰極於此矣

山陰陸氏曰夏道未瀆辭自盤庚視徹征可謂瀆矣未厭其親者慈孝未衰也殷人未瀆禮若周官蜩氏之屬可謂瀆矣周人強民未瀆神若春秋會盟可謂瀆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鄭氏曰勝猶任也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

孔氏曰此總明四代質文之異虞夏政寬殷周文煩敝敗也至謂至極也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其質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

藍田呂氏曰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也略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一之故

不勝其敝虞夏質之至者也故文不勝其質殷周文之至者也故質不勝其文至者無以加也後世王者欲尚質者無以加虞夏之質欲尚文者無以加殷周之文也三代所尚非苟爲異亦各因時救敝而已繼周者未有以救之楊墨韓莊所以肆行於戰國嚴陵方氏曰寡怨於民則知殷周之民其怨爲多也曰不勝其敝則知虞夏之治僅能勝其敝而已且虞夏不曰無怨止曰寡怨何也蓋民之不能無怨也久矣祁寒暑雨天之所爲也猶且怨之至矣者言其文質不可以復加也加乎虞夏之質則爲上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則爲後世之虛華此其所以爲至歟然虞夏非無文也特其文不勝質爾殷周非無質也特其質不勝文爾殷尚質而此以其文爲至者蓋殷之文則存乎時殷之質則存乎人爲其時之文故人尚質以救之而已若夫其道則瀆辭是其時之爲文也其色則尚白是其人之爲質也

山陰陸氏曰寡怨於民所謂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之效也鄭氏政寬貢稅輕也夫所謂不求備不大望豈特政寬貢稅輕而已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列莊之言蠭起乘此間也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唯威德明唯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氏曰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穩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

言得人也

孔氏曰此經特明虞帝之美已矣言後世之君雖有作者比之虞帝不可齊及之也生無私言序爵必以德子愛於民如父母愛子也愛民之志悽愴惻怛有忠恕利益之教君子謂虞朝之臣君聖臣賢是由舜而得然也所引甫刑今尚書以明堯德記者引以結舜德也

河南程氏曰或問後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何也子曰譬之於地肇開而種之其養育於物者如何其茂也久則漸薄矣虞舜當風氣未開之時又其德如此之盛宜乎後世莫能及也　又曰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三代之治其久必敝唯虞帝為不可及蓋用於民而已於德爾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若舜則事堯者也所以治民之道可得而言故後之言治者所以稱舜而不及堯也然則舜之治及堯之治堯不自治而已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財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為己公之至也故不厚其子而人無間言天下莫能爭俗薄道衰禹湯文武不得盡其願欲此孔子所以深嘆以虞帝為不可及者也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不免流於一偏故其終不能無敝若虞帝則子民如父母有母之親故有憯怛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所謂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不知其他而已所謂忠利之教者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

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如窮而變變而通作爲衣裳舟楫臼杵弧矢宮室棺槨書契所以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民以義善之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安而敬威而愛愛則能安教則知敬親則愛尊則威也富而有禮者節於物者也惠而能散者周於物也節於物美也周於物仁也尊而有教義也親而有愛仁也此君子所以尊仁畏義也所謂君子貴者也賢者也有道之世唯賢者得在高位所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謂之君子也富而有禮故恥費恐用之不以道惠而能散故輕實蓋不必藏於己也實之爲言財貨之謂也費則費用其財而已愛之至則必忠忠至於犯則不敬敬之至則有義以一義斷或入於不順則不愛敬主於別別則文煩則不靜愛主於恩恩則寬寬而踰則無辨故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

皆尊仁畏義親而尊之之道也行此道而天下敬之則德威也行此道而天下愛之則德明也故尊親之道一主於德並行而不廢則天下莫不尊親矣故甫刑曰德威惟畏德明唯明非虞舜之盛德孰能至於此乎

馬氏曰虞帝弗可及言其於時後世繼之者爲難能也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未若虞帝親而尊者亦時而已寬裕以有容則善惡無乎不容也而容之中有辨焉故曰寬而有辨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又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是舜之所以生無私死不厚其子者順天而已矣自其有憯怛之愛而至於惠而能散者特舜之粗迹耳果舜之極致則惠而能散不足以言自其君子尊仁畏義而至於寬而有辨者特舜之德廣耳果舜之

道化則其止於君子者哉

嚴陵方氏曰帝則公天下故曰生無私以其傳於賢故曰死不厚其子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愛之則親教之則尊故曰親而尊親而有所尊故安而敬尊而有所親故威而愛敬故富而有禮愛故惠而能散由是君之化之而尊仁安義以至於寬而有辨也富而有禮則無驕奢之患惠而能散則無偏黨之私仁者天下之表故在所尊義者天下之制故在所畏恥費則奉己有節輕實則與人無吝忠所以抗節常失於犯上義所以立我常失於忤物文則常失於妄動寬則常失於大雜兼父之尊母之親故能並行而無偏倚也非有威明之德其能若是乎故引書之言以證之然自尊仁畏義而下止稱君子則以在位者言之也山陰陸氏曰有憯怛之愛仁也有忠利之教義也其教之也非以罔之將以忠之也非以害之將以利之也親失之不尊安失之不敬威失之不愛故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富失之驕惠失之不吝若子產乘輿濟人於溱洧是也恥費則重實忠則犯仁而順質而靜隘而有辨亦常物之大情也凡此一節舜之威德也以書結之以此以威易畏重言舜也

金華應氏曰自庇民大德而下凡四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爲仁之厚而后稷庶幾其近之自豈弟君子而下凡三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爲德之至而夏商周亦未免有偏也蓋仁道之大如此君子可以其難而不自勉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終其身焉可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

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鄭氏曰賚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為君言也死於其言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貳也於事不信曰誣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大祿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易大畜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

孔氏曰自此至辭欲巧廣明君子事君之道及君子之行須內外相副成其信者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罔也小言受大祿則臣濫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

橫渠張氏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

藍田呂氏曰此言事君之道其始見也必知君之所以見任之意如伊尹事湯知湯以伐夏救民為己任此先資於湯之言也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此拜自獻其身於湯之事也如傅說之事高宗高宗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又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此先資於高宗之言也說復於王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敢不祇若王之休命又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此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者所謂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所謂君能制命

爲義臣能承命爲信義無二信信無二命者也君是以責
臣之任臣是以死君之命自任以重則受祿不誣有死無
二則受罪益寡矣昔晉荀息受責於晉獻公以立奚齊卓
子告於獻公曰使死者復生生者無愧及里克殺奚齊卓
子荀息死之可謂死於其言矣荀息之事雖於義未之盡
然臣之死命必如荀息而後可以言信矣大言入則望大
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則所言者大也小言則所言者
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
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先儒謂利祿賞也人臣
之事君大言小言各效其忠而已如言之入而遂望其祿
賞則懷二心以事上主於爲利而已小人之道非所以事
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此君之所
以報臣者非臣之所以望君也受之以義亦稱其大小而

已小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
不可受非其義而已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之彖辭也君
之所以大畜者將以祿天下之賢賢有小大則祿有多寡
一有不稱則好惡之私繫焉人君而存好惡之私則猶家
食而已非所以爲天下公也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蓋學之未能自信必未能取信則事君能成其信者未之
有也事君者既資其君之言而獻其己之身則君有以責
成於下而下有以死於言唯其有以責成於下則下非尸
祿者也故曰其受祿不誣唯其有以死於言則下非有罪
者也故曰其受罪益寡大利於民則受大祿而不以爲有
餘小利於民則受小祿而不以爲不足
嚴陵方氏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爲之資也獻其身將以

行其言也能行其言故足以成其信拜謂受其命也獻謂效其能也君無爲也故有責於臣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臣能任責則非尸祿者矣故受祿不誣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有言者則必行其事有祿者則必居其利小言而受大祿則所行之事小不足以稱其位之大大言而受小祿則所居之位小不足以行其事之大事不足以稱其位而受祿者是尸利而已非所謂重義也位不足以行其事而受祿者是枉已而已非所謂伸道也

長樂劉氏曰資取也謂君先取其言以爲可用也然後有仕而臣之之心乃拜而尊之以爲君而自獻其身所以致臣節示死於國事故曰以成其信也

講義曰舜典於羣后四朝之後則曰敷奏以言益稷於惟帝時舉之後則曰敷納以言言之不可已也如此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者君先取臣言以爲可用然後有臣之之心乃拜而尊之如賢能之書王再拜受之賢能之書特名籍爾猶且拜之況資其言之善者乎書曰禹拜昌言曰俞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是矣如是而後使之自進其身以爲之臣則其言之信可以成矣然進言非難也能使其言必入而聽焉斯爲難矣興利非難也能使其利可望而行焉斯爲難矣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恥其祿浮於言而尸利也不以大言受小祿懼其言浮於祿而屈道也然則近之於身欲其言與祿相稱遠之於民欲其言與利並行事君之道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

山陰陸氏曰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若荀息者似之矣故曰君子不食其言矣雖死人之事不能救其君之死於其

受祿則不誣語其無罪則未也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言各隨其言望利澤以及民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亦隨其利之及民小大受祿

馬氏曰君子進思盡忠而盡忠之言不可以不前定故曰事君先資其言資之猶言謀也能前定其言然後自獻其身進而爲君言也臨言而擇未必見信而言之前定則有以成其信少儀所謂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也大言入則望其大有利於其國小言入則望其小有利於其國望猶言庶幾也孟子所謂予日望之之意也

金華應氏曰資憑籍也古之君子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其事君則前定之規摹先形於言以爲藉手而委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原身以求售也如書之自靖自獻故受命而無所愧也獻酬翻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威公問荅而爲書昭王命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之於先而行之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荅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謟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靖治也爾汝也式用也祿穀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尸利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邇臣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宰冢宰也冢宰王治百官陳謂言

其過於外也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孔氏曰所引小雅小明刺幽王之詩大夫悔仕亂世戒其未仕者記者斷章取義證明非善人不與之友也遠而諫謂與君疏遠強欲諫爭則是謂佞之人望欲自達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近臣不諫如尸之受利也邇臣謂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贊於君以調和其事大臣謂二伯州牧此大臣亦兼冢宰但冢宰居中故言正百官耳所引詩小雅隰桑刺幽王之詩君子在野詩人念之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遠也謂勤也言君子遠離此不勤乎藏善也言善此君子也此詩本文令記人引聚不謂矣言何不以事告陳於君也

藍田呂氏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之枉己以事君者也傳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者進乎高明如伊尹聃其君不及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者也下達者趨乎汚下如孟子言謂吾君不能謂之賊者也又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者也自者所由以爲主者也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彼謂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者非其人而自爲之也三者皆枉己不正非所謂靖共正直者也人臣敬治其職所與正直則神將福之況於君乎事君遠而諫則謗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古之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是有言責者也有言責者不可不諫不得其言則去無言責者則可以諫可以無諫不得其言不必去矣至於遠臣既無言責又遠於君有官守之責而諫非其責也所謂遠者遠臣也非其職而諫之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謗也所謂近者有言責之臣也有言責而

不諫則曠厥官懷祿固寵王於爲利故曰尸利也尸主也
猶祭祀之尸有所主而無所事書云義和尸厥官罔聞知
其義同此雖然古者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
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于市百工獻藝皆若遠而諫者蓋
上之人所求於下者如此則下可以共職而有言不可謂
之譎矣潁封人之諫鄭莊公杜蕢之諫晉平公亦遠而諫
者然若二子者君子與之蓋有封人杜蕢之心則謂也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
方邇臣近臣也如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之類宰
即冢宰大臣六卿也近臣者在君左右不任其政與天子
燕遊者也王於朝夕納誨調和君子和而不同若作和羹
濟之以鹽梅五味則得其和而可食如以水濟水孰能食
之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可否相濟

則君德和故曰邇臣守和宰之爲言殺也因以名言饗官
焉饗官主殺者也既殺而烹之解剔制割皆出其手宰
制政事者亦然故王家政者爲家宰王國政者爲國宰所
以宰制百事總正官屬故曰宰正百官六卿分掌國政任
天下之事與國同其憂者也巡守朝聘所以交結維持使
四方無虞當任其責也莫非臣也莫非事也三者之官其
責爲重故歷言之事君欲諫不欲陳者書所謂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臣之事君所以告其君則有犯而無隱所以告於
人則隱惡而揚善宋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
者譆之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
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則其
愛君之心可知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此小雅隰桑詩刺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之辭也此則斷章取義以心愛矣爲愛君之心有以告之矣愛之之誠藏於心而不忘此所以欲諫而不欲陳也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吾聞之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非有是心能之乎

馬氏曰事君不下達者不以淺者近者達於君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此不下達之意言之必可行而不以辭爲尚故不尚辭所與者不可以非其人正直是與可也故引詩以結之言邇則對遠言大則對小冢宰可以兼邇臣而邇臣蓋不止於冢宰凡謂近於君者皆謂之邇臣也言冢宰則可以兼大臣而大臣亦不止於冢宰凡處於百辟之上者皆謂之大臣也

橫渠張氏曰邇臣守和和平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嚴陵方氏曰遠而諫似忠而非忠秖以爲譖爾近而不諫似愼而非愼秖以爲利爾邇臣過於和則流而爲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爲異守則適中而無過不及之患謂之邇臣則以守和爲事謂之宰則以正百官爲事謂之大臣則以慮四方爲事孟子謂陳善閉邪謂之敬故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矣然事君有犯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石林葉氏曰遠於君則見之咯諫則爲佞近於君則見之詳諫則不爲素餐素餐則尸利也邇臣則三公四輔也坐而與王論道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冢宰天官也羣吏慶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則牧伯也諸侯蕃衛所自出故慮四方

金華應氏曰臨梅麴蘗弼諧於上埴篪金石協恭於下通臣之和也表端而影正綱正而目舉宰之正也事幾耿綿瞭如在目民瘼幽隱慘如切膚大臣之慮也宰以職言大臣以位言自三公以下皆是不特六卿其序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